

書



澤

卷三十六至四十序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六

序九

壽福清公六十序

閣師少保臺山葉公以萬曆戊午壽六十舉初  
度之觴記曰六十始壽公輔政八年而後歸歸  
五年而始壽徐步賜金之橋燕游福廬之山袞  
衣達屨角巾布袍道路聚觀指目以謂神仙宰  
相并爲一人而公亦忻然顧笑計其焦勞拮据  
八年于黃閣之中猶噩夢之在宿昔也嗟夫人  
知公今日之樂而不知公之有今日則甚難也



方公繇南吏部入參大政。天子高居九重，應門沉沉，莫可扣擊，而甘陵南北部之爭紛如于下。公廉平以牧身，誠敬以格。主紆迴以酬物，憂心惓惓，茹荼含蓼，卒以結主。知鎮國論委蛇，進退于功名之會，噫！何其難也。先是福王猶未之國，一妄男子上書指斥宮禁，中外震恐，以謂大獄將作。公密揭再三上請，瘐死其人，勿下其章，究問以傷國體。上感悟其事，得寢而公因其閒，得以力請之。國次年事乃決，方議之殷也。言者責公邀九卿伏闕死爭，公孫謝不可而

上猶欲緩之。國期使中使諭意，公公涕泣極論。夜分封還御札者再。上始不格，公請而言者或未之知也。公意有所不得行，深夜屏營涕泗沾漬，甚至比政地于叢祠，夷閣臣于土偶，以庶幾明用訊之心。而冀將伯之助，繇此觀之，今之得以休沐稱壽，爰笑爰語，豈不爲厚幸哉。長年三老中流，遇風懂而獲濟，當其艤舟停楫，酌酒告勞，舟中之人莫不謹誼相應，和然其風濤相逐，捩柁呼號，與陽侯爭一旦之命。豈舟中之人所能知也哉。公于今日亦其槩舟酌酒之時。



也。已公之別自號曰臺山。攷于詩南山有臺樂  
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故曰樂  
只君子邦家之基。今夫山之有臺也用以爲簑  
笠草屬之微者也。然而時雨將至則簑笠之覆  
蓋不小子夏屋何者誠庇之也。公迂身救時補  
苴措柱以養和平之福而卒能不震不動貽宗  
社萬年之安公之簑笠天下也大矣。簑笠覆蓋  
天下而天下弗知時雨旣降胥委而去之甚且  
踐踏之弗顧而簑笠之用自如也。公所爲邦家  
之基者覆蓋之效在乎再世又豈必使霑體塗

足之人交口而頌之哉。謙益對制策公讀卷爲  
總裁官而繆子昌期以癸丑舉南宮皆公門下  
士。荷公覆蓋日久不敢自後。于道旁指目及舟  
中叫喚之人故謙益敢稱南山之詩以獻于公。  
詩人之樂得賢也必歸美于君故其詩曰萬壽  
無期又曰遐不眉壽公稱觴之日北向稽首爲  
天子誦萬年謙益稱詩獨取南山有臺庶可  
以陳于工歌之末矣夫。

贈文文起宮相六十序

自古國家當昌明順豫之世保大持盈必有老



成者艾敦龐魁碩之人應運而出而入臣之當  
大任也亦非可以捷得而驟至往往紆迴盤錯  
備嘗歷試老其才以有爲蓋天之生才國之養  
士與士君子之善自爲養茲三者相須而成相  
求而應有識者可以按而知之也吾友文君文  
起弱冠舉孝廉東修厲行垂三十年臚傳之日  
兒童婦女皆知其名指目爲忠孝狀元遭逆璫  
之禍卽危瀕死懂而得免然後登進於天子  
之講幄君以偉望宿學精誠啓沃天子心知  
爲真講官改容禮之而君抗疏劾巨奸爲璫黨

護法者引經義切時弊其言皆中名實於是海  
內咸服君始終一節其所爲引經論道者不徒  
託之空言旦夕引領宣麻喜而相告也君使事  
旣竣將奉英蕩之節以還講筵而適會其六十  
之誕辰稱觴祖道者趾相錯也君之壻嚴生棧  
謂余不可以無言余觀君爲孝廉時其風采骨  
幹旣可以爲天子之大臣矣顧遭迤乂之然  
後及第旣第而譴逐隨之蓋神熹之際天之生  
君與國之所以養君者若此及其起廢籍遇  
明主則又抗言極論幾不欲與宵人邪類一日



竝立于本朝君豈不知雍容平進赴功名之會  
哉則君之所以善自養者可知已矣秦穆公之  
悔而自誓也詢黃髮思良士而致嘆於截截善  
論言漢李固亦言一日朝會諸侍中竝皆年少  
無一宿儒大人可備顧問者誠可嘆息夫君德  
之成敗生民之利病國家社稷安危之故豈少  
年猥佞利口捷足之徒可以僥倖而嘗試哉以  
寇萊公之賢張忠定謂其用太蚤仕太速且曰  
蒼生無福然則人才之生其用之早晚蓋有天  
意非人所得而主也君之善自養亦久矣天之

生君與國之養君亦至是而可矣過此以往君  
且爲黃髮爲壽考今茲之始壽猶日之拂于扶  
桑也何足以爲君賀哉宋元祐閒蘇子瞻指文  
潞公謂契丹使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  
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如其貫穿古今雖專  
門名家有不逮更二十餘年余將書此語授簡  
於嚴生以申前賀然而不獨爲君賀而已也

李本寧先生七十敘

雲杜李本寧先生以詞林宿望回翔藩服者四  
十餘年而始登七十謙益于先生史館後進也



禮當有辭以祝先生因念國朝史館莫盛于  
莊皇帝之戊辰而先生以文章擅聲然卒不能  
免絳灌之忌先生出史館之局夷矣 天子不  
御講筵積有歲年故時史官更直侍立典持縑  
牘之地塵凝網積不可辯識史官閒騎馬之九  
衢與六部大臣楊鞭相揖控馬之隸皆捧手愕  
眙此謙益入史館時事也 天子文學侍從之  
臣皆在禁林前代比之蓬池道山其體貌不宜  
日降以宿儒鉅公焯焯如先生者不亟還之禁  
近館閣之重何可幾也先生服官史館在隆慶

與 今上初新鄭江陵之間九變復貫先生歷  
歷如指掌以今時政觀之則又有高曾規矩之  
歎矣 天子一旦講求初政咨嗟號咷垂裳綈  
几之時左右顧視求宿儒大人議論通古今可  
顧問者先生又豈徒爲史館之重而已也海內  
人才彫落故老舊德相望如晨星而先生與焦  
弱侯先生皆在金陵金陵舊京也豐水鎬京大  
雅之所咏歌也 高皇帝作人未艾山川靈淑  
之氣不至衰歇而貽二老于舊京豈偶然哉剝  
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不食之果天之



所以貽國家也君子之得與吾有望矣余之祝先生者如此姚子孟長輩善是言也以薦于先生歌南山有臺之章侑焉而余又竊聞之于人先朝文章盡在館閣王李之徒以館閣相訾警海內靡然從之先生起而禪王李之統豐碑典冊炤曜四裔文章之柄乃復歸館閣其有功于館閣甚大文章不朽之盛事必有如韓歐其人者出而定之固非後生小子所與知也是爲序

史玉池太常六十序

義興史玉池先生初官諫垣諤諤持正論與執

政牴牾歸臥陽羨之山若干年起家太嘗寺少卿奉使至中途抗疏救劉御史及請蚤立皇太孫甚力上切責譴歸余遇之吳門勞苦先生先生蹶然起立曰孟麟言事無狀天子幸寬鈇鑕之誅且人臣無狗馬積誠足以動主至煩人主震怒其又敢自爲名乎余微窺先生視益下息益深憂國戀主蓋低迴不能置也名節之盛莫如後漢當其時樹立風聲抗論僭俗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夫所貴于名節者以衛國也而卒以殉國則亦其爲之



魁者自憙之意勝而憂國之心微朋徒郅黨之氣重而靈修美人之思薄與今天下內無刑人腐夫外無甘陵南北郅士君子之視名節也如象之有牙犧鷄之有尾惟恐不鋤而去之亦無有刻石立墀以激揚題拂爲事者而鈞黨之憂未歇渙羣之君子卒不可期于世此何故與先生憂國忠公犯顏極諫若彼而深思易氣厚自尅責若此豈猶夫世之君子與天下當士氣頽弛國論峭急譬之中流遇風舟中之人叫號惶怖而長年三老不震不動捩柁開船于怒風崩

濤之中乃克有濟令長年三老叫號惶怖比于舟中之人其不淪胥者亦鮮矣時之譎訛噂沓以鈞黨爲事者皆叫號惶怖之人也天其將有意于先生以是爲國之長年三老與漢鮑宣爲諫大夫嘗上書言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請急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疏再上卒納宣言今之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先生其選也 天子誠欲建教化圖安危如鮑宣所云云者先生欲不爲長年三老其可得乎先



生今年六十湯子鶴翔等徵余言爲先生壽先生道德文章之盛談之者侈矣余獨著先生憂國之心而又祝其興起在位以爲邦家之光如此云

### 鄒彥吉七十序

昔劉伯荔陸鴻漸列水次第皆稱惠山寺石泉第二今楊子江南零水爲江水所沒而廬山康王谷水道遠莫致鄒彥吉作惠泉亭記曰名雖第二不啻第一蓋篤論也彥吉以學憲家居爲園于惠山之下客過無錫必斟惠山水粉槍末

旗譚品泉記水之事已而游愚公之谷吐納其風流襄徊不忍去于是彥吉之名與石泉相上下彥吉之論水也蓋其自論云耳今年彥吉年七十翁子兆吉以稱壽之辭屬余余不嫻于辭不能如世之文章家以巫祝之言進也則請以泉品品彥吉噴薄詭激其源沸湯者彥吉之詩與文也渟泓閤止可辨眉髮者彥吉之鑒裁也且鼎且缶以飲以歡蘇蘭薪桂蠲病析醒挹注無已時者彥吉之風流弘長而衣被萬物也彥吉以盛年謝事放情滌慮徜徉山水之間奇石



美箭步武錯迕清歌妙舞耳目眩易歐陽子之  
記浮槎山水以謂富貴之樂與山林者之樂不  
可得兼而彥吉得而兼之自有慧山以來聽山  
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清瀝者不可勝數如彥吉  
者復幾人哉以此爲彥吉壽可矣彥吉雖老膚  
神清令視履不少衰或者以膏肓泉石不竟其  
用爲恨少陵之詩曰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  
陸鴻漸之論水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  
而彥吉之記惠泉以遇而多累爲斯泉之不幸  
彼固各有指也令彥吉爲出山之泉則品彥吉

者不能與石泉相上下固已明矣彥吉豈以彼  
易此哉兆吉曰善哉余方酌慧山石泉吹噓鼎  
鑪爲先生稱壽以子之言佐茶事可也

太公畢封君八十壽序

天啓元年七月爲新安畢太翁之誕辰士大夫  
之官京師者先期屬謙益爲其敘謙益于太公  
之子府丞公有道義之知又辱諸大夫之委不  
敢以辭未幾建州夷陷我河東畿輔大震府丞  
公以知兵見推擇銜命募兵江淮又未幾以削  
杖歸諸大夫來告我曰府丞銜恤歸矣雖然太



公之稱壽終未可以已也子無忘子之緒言謙益聞太公行事于府丞公最詳太公少倜儻有大志于書無所不闕以國子生久次主寧武簿廉辨得民以禮致仕左圖右書哦詩問字歸休乎一畝之宮今年八十矣府丞雖以削杖歸覽揆之辰易衣破涕與諸弟舒鴈行列奉觴上壽太公當爲之听然笑語卒獲又以其閒杖策黟山浴軒轅之湯池訪容成之丹鼎修登真度世之事太公之景福未艾也雖然太公仁人也退不忘君東方之事其負國恥而懷主憂也深

矣遼城之肉薄也遼水之血殷也混同黑水之波沸而浪蹙也主上東顧盱食而吾忍稱觴而沃洗乎遼之父老子弟與四方材官健兒骸骨撐柱肝腦塗裂而吾忍與吾之子姓燕笑于一堂乎太公顧語府丞停杯嘆息必不以家樂而遺國恤知其不能舍然于此也而吾又有以爲太公賀者府丞之爲人其身退然如不勝衣一旦奮臂而出願爲國家敵愾雪恥此太公之教也太公優游杖履出其老謀以與府丞參伍握奇車攻之事教射可以飲酒行陳可以列俎



兵法可以部勒賓客子弟府丞祥琴之日仗鉞  
專征出而受脤歸而飲御用太公之教舉而錯  
之東事不足辦也夫如是太公日稱觴燕笑可  
矣又何以不舍然乎太公善爲歌詩府丞他日  
執訊告成太公自爲饒歌鼓吹之曲播于管弦  
余將登太公之堂按節而歌以爲壽問太公之  
不舍然者今如何也是爲敘

江兆豫侍御六十序

新安方萬里嘗論有宋之人才國運以謂元祐  
人才非不盛而符觀宣靖世運衰以章蔡消之

也慶元嘉定淳祐亦尚有人才而世運愈衰以  
侂遠清嵩消之也宋之人才非不長而宋之權  
臣消之消人才所以消世運消至于賈似道則  
運無可消而有所歸矣余每誦其言未嘗不嗟  
咨嘆息回翔于盛衰消長之際也我神祖享  
國長久于國運爲極盛至于晚年而人才有日  
消之嘆矣消之以逮繫消之以貶斥消之以廢  
棄消之以淹抑消之之法不一而足然逮一再  
傳而老成登用班行充斥人才蔚然足以供數  
世之用則孰非神祖之所詒也哉神祖之



于人才生成長養惟恐不及雨露雷霆無非至  
教恒以其消之者長之而非如宋之所謂消者  
消之以權臣而一消不復長也記有之豐水有  
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  
也斯 神祖之謂也與 今天子元二之間闢  
門開牕羣賢競進恭已虛懷從諫弗咈然一時  
敢言直諫之士以次謫降如侍御江君兆豫輩  
不下數十曹識者竊憂之以爲國運當維新之  
時而人才有漸消之象無乃非 聖主之意與  
無幾何諸謫降者強半召還而臺省推轂兆豫

輩者章滿公車始而切責已而報聞今且將轉  
圜矣於是人始知向之摧折言者曉然非 人  
主本意而 聖天子追惟豐芑之深仁紹述祖  
考以生成長養爲事人才國運之滋長者殆將  
百世而未艾也於是兆豫年六十矣其里人某  
以余爲同年進士且相好也屬爲稱壽之辭余  
惟漢永和中李固嘗上疏言朝廷聘楊厚賀純  
等待以大夫之位以病免歸一旦朝會見諸侍  
中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嘆息是日有  
詔徵用厚等漢永和中爲夷之初旦虹蜺揚輝



猶能以固言徵用厚等況今日哉兆豫旦夕召  
還其以人才國運消長盛衰之故爲 聖主極  
言之李固之嘆息于永和與萬里之痛惜于元  
祐慶元其意指不同皆萬世之殷鑒也遭逢不  
諱之朝發抒未竟之志使 聖主鬯豐芑數世  
之仁而國家收宿儒大人之用余之所祝者遠  
矣鄉里頌禱之嘗辭豈足道哉昔人稱新安地  
勢斗絕其地平視天目尖故其山川雄秀而人  
物卓偉今新安士大夫礪礪負風節者後先相  
望余獲交其人多矣當兆豫初度之日胥會而  
稱壽睇視壁閒之文誦萬里之言而深思之其  
亦有嗟咨嘆息如余者乎知其不徒燕飲而相  
樂也

按察使黃公八十壽序

廬陵海茹黃公舉進士高第爲今畿輔以治行  
第一擢拜御史敷歷中外拂衣高臥歸享山林  
之樂又十有餘年而稱八十之觴吉爲文學道  
誼之邦萬曆以來前鄒後李所謂龍宗有鱗而  
鳳集有翼也余辱交於鄒李鄒李亟稱黃公爲  
其鄉之淑人君子余與公後先仕途未及撫塵



接席而熟聞其聲迹在赤縣則以循良顯聞在  
臺班則以篤誠自矢不以鈞距鈞奇不以鷲擊  
愉快正直忠厚兼而有之信鄒李之爲篤論也  
公長西臺晉卿寺駸駸通顯矣一旦中謠詠以  
歸耕閑釣寂識者有錮人聖世之嘆然而二十  
年之閒朝野之際亦多故矣沙路甫築而翰音  
之凶已聞旌節方懸而檻車之徵旋及鈞黨則  
身錄飲章禁錮則名隸刻石當小明悔仕之時  
而抱大夫不均之歎求如公之優游止足游樂  
邦而栖化國者有幾人哉商侯彘弟蔚爲國寶

于公之高門何氏之賜策公蓋于其身親見之  
斯可以爲公壽也已公不聞懸車之說乎古者  
大夫七十縣車而致事車之爲物也負重致遠  
行千里不契需器之有用者也致事則縣之于  
屋壁譬之旣雨之襪襖旣獲之桔槔以爲無所  
用之云耳當其無有有之用就縣車之後而察  
識其輪轅輻轂固無一而弗具也語有之高車  
駟馬帶傾覆又有之仕宦不止車生耳行乎萬  
里之塗恃其有用而不知止息則必有僨轅折  
軸之患豈若縣之于屋壁以其無用爲有用也



哉古之君子仕而歸乎其鄉卽爲鄉先生先王制縣車之禮所以優賢養老抑亦以此著止足之義俾以教其鄉人子弟與余之知公久矣而公亦時時念余余遘黨禍幽于請室商侯推公之意不遠三千里詒書見存余高商侯之誼幸公之有子而益知公之家風爲可尚也於公之稱壽爲縣車之說以侑一觴吉之士大夫如余所謂後李者登堂介壽覽余之文得無有徘徊嘆息者乎知其不徒獻酬而旅退也

壽侍御汝瞻兄八十序

萬曆庚申十月十七日余兄侍御史汝瞻八十之誕辰也汝瞻之誕以十月而稱觴上壽先期至者嗔闐間左頌禱之文金相王軸銜錯壁閒余欲爲汝瞻壽而懼未有以當也雖然汝瞻余宗老也而又修明譜牒習于錢氏之故請徵吾錢之故以壽汝瞻錢氏之有聲文苑若文禧之試學士院以笏起草若希白之試崇政殿日未中而就世皆艷稱之汝瞻爲諸生卽以文藻擅江左其在西臺衡文齊楚士子至今傳寫奉爲科條斯可書也錢氏之以吏治著者代不乏人



而安道爲寧海軍節度推官治平末爲殿中侍御史時人因蘇子瞻詩以鐵肝御史目之汝瞻繇廣州司理入爲御史侃侃奉職其官階與安道悉合斯可書也宋興以來三世制科者獨錢氏一家而易明逸皆掌書命史臣侈爲盛事今汝瞻子孫科第高門綽楔相望步武閒宋公垂之序傳芳集所謂青油暢轂追次服儒者幾萃于一門斯又可書也唐李翱著卓異記凡臣下盛事家世徽範輝昔而炤今者皆備載焉吾錢之有汝瞻其亦可以附于卓異之後乎然吾攷

安道出臺後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朝脯文僖蚤歷貴要晚年鬱鬱恨不得干黃紙上押字汝瞻掛冠以來蕩滌情志游娛於園池歌舞之間四十年于此矣汝瞻所得與文僖孰多況安道哉夫人生之有富貴壽考猶車輿之能載物也文僖諸公其于富貴壽考亦各有所負載矣未有全而舉之倍任而不傾如汝瞻者也豈天之稱量殊耶抑汝瞻之爲輪轂者厚耶錢故有宣靖公若水者少游華山陳希夷謂之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耳宣靖



知命有節度卒懇避權位此亦通于察車之道者也知宣靖之所以詘則知汝瞻之所以羸然則汝瞻之壽豈可量哉余故徵錢之故以壽汝瞻而又歸本于天著其所以壽者以爲宗之人告焉夫錢之先有斟雉羹而饗帝受壽八百枕高而眡遠者希白之著書稱錢後人此亦錢之故也爲汝瞻壽者宜必有取于此矣然而余之文略焉爲其比于荒也姑取其信而有徵著于譜牒者如此云

陳中丞六十序

陳公謝中州節鉞家居五年而春秋六十覽揆之辰邑之薦紳大夫相率舉觴上壽而以祝嘏之詞屬余公自舉進士令劇邑擢南臺敷歷清卿以至今官生平砥節首公鞠躬盡瘁知有君父不知有身家知有道義不知有身名其在中州冒鋒刃觸機械誓欲以七尺殉賊今得以優游田里長筵稱壽而可以無祝乎蓋公任事之難非獨當將憍卒惰師老餉匱之日左右支吾俛仰布置之難也當國者以豫爲陷阱有強寇無重兵調發則不應奔命則不給以豫委公



而不憂豫事之或債也則難以公爲孤注分其柄掣其肘切責則奪其所杖中制則乖其所之以公委豫而惟恐公事之不債也則尤難公曰吾奉詔討賊朝受命而夕致身他何恤焉大帥之尾賊也在二百里之內督撫之尾大帥也在二百里之內遷延宿留以爲故事公偵賊所至輕衣兔胄疋馬先馳而大帥無復有擁兵觀望者矣衝泥淖冒風雨上下山坂出入賊巢穴中以草棘爲館宇以鞍馬爲席薦以黃塵爲糗糧以白汗爲湯沐與士卒共甘苦同死生瘡痍

相撫摩死傷相慰弔而士無有不踴躍用命願爲公死者矣公作吏以來所至不名一錢無毫釐銖兩不以佐軍興享士卒流賊聞其風爲咋指曰陳都堂清官也以故迄公在事斬獲獨多招撫獨衆而河南北無一城失守今久留公於豫賊豈足平哉小人之計門戶也深于計疆場且借疆場以快門戶驅除之計公其如彼何公志在報國獨立行壹意寧奮臂瞑目致死于疆場而無寧容頭過身求生于門戶彼其如公何小人之謀困公也中山之書盈篋白帝之言空



市豈不幾幸其旦夕一跌以入吾股掌之中然而不能者天也。上之神明與公之精誠交相感格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順而思乎信天助之矣。弛擔釋負角巾布袍人倫東國而燕喜西都回思在事之日戎馬交蹠于前坎陷陰伏于後憂危滿眼進退惟谷如宿昔之噩夢醒而思之猶爲之汗流魂悸今之得稱壽于此堂也豈非天哉。公年六十齒髮郁然談論娓娓竟日既有老謀而又有壯事流氛日熾王師在野。聖天子拊髀頗牧朝野之

推轂者無虛日公其能久居此乎公行且強起爲天子滅奴盪寇經營告成然後退享山林之樂未晚也。昔宋文潞公以耆年宿德出鎮西都王荆公爲詩餞之有曰功業迥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自今以往更二三十年當有稱荆公此詩以爲公壽者余雖老矣從諸君子之後登公之堂尚能賦而頌之。

謝象三五十壽序

鄞縣謝君象三舉進士高第知嘉定縣治行第一入爲監察御史會叛賊孔有德據登州天



子震怒興師致討命西臺擇御史有文武大略者遣往視師衆皆股栗莫敢應君慨然請行督勵將士指授方略解萊園復登城叛人銜尾從海道遜去於是東省底定長安解嚴 天子嘉其功拜太僕寺少卿以旌異之而君以太公之感歸旣免喪優游里門不樂仕進今年五十以九月爲覽揆之辰其長君孝廉宣子屬余爲其敘記君初爲舉子余在長安東事方殷海內士大夫自負才略好譚兵事者往往集余邸中相與清夜置酒明燈促坐扼腕奮臂談犁庭掃穴

之舉而其人多用兵事顯擁高牙捧賜劔登壇而仗鉞者多矣久之則暴骨原野填屍牢戶者項背相望求其經營告成振旅而飲至者幾人哉君于今日列長筵開昔酒親朋雜遝絲竹交奮追行閒之辛苦思底事之艱難如噩夢之獲寤而旅人之得歸也不可以盍然一笑舉觴而自壽乎日者奴孽稽誅流氛孔亟 天子拊髀側席以思封疆之臣君故息影自匿有息機摧橦之思君之受命而東也客從長安來言君方從客燕閒理巾舄整書帙若無有所事者余喜



曰謝君必能辦賊今之退而息影悠然而抱膝也將終焉而已乎抑將幡然而起出其已試於東者爲鉛刀之再割乎晉人有言好以暇好以衆整天下事固非撫劍疾視怒目哆頤者之所能辦也史稱謝安石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終不渝從容宴衍折秦鞭而安晉鼎此亦整暇之效也余無以壽君舉謝家故事爲君進一觴可矣遂書之爲敘以復於宣子君無效昔人挺鼻余他日亦不如新亭之朝士以蒼生安石相慕君其頷之否也

宋太公七十壽序

長洲宋君令申舉進士爲武陵令治行高等擢給事中爲權奸所不說左官於外量移南大理評事而其父太公春秋七十覽揆之辰郡中諸公咸具羊酒往賀而屬余爲稱壽之詞余以謂生辰爲壽非古也人生百年幸而當稱壽之日親知過從耄稚錯列相與談世事感時敘留連往復舉酒相屬此亦人情所不能已也日者天下之網嘗密矣佞臣鄙夫構秋荼束濕之網罔上而行其私當此時給諫在夕垣矯尾厲角以



抗當塗之人太公燕居深思憂聖世念壯子其  
必有減亡箸停杯酒中夜屏營扶床而撫枕者  
矣天子一旦翻然感寤尸巨奸解密網旬日  
之閒天晶日明乾坤軒豁而太公七十稱壽適  
當其時覽揆之日長筵紛列五音繁會給諫悉  
數而告曰聖天子今日行某政明日用某人  
今日捐何田租明日理何刑獄太公炷香北向  
祝天子萬年退而舉給諫之觴與親朋觥籌  
交錯賦既醉而稱未晞也斯不亦人世之極懽  
吉祥之善事乎自今以往聖天子之盛德大

業未艾太公之壽亦未艾而給諫以其時發攄  
志氣鼓吹休明于是乎逆奴婦宄蛾賊授首禮  
樂興而弦歌作天子臨雍拜老安車蒲輪迎  
致太公行養老乞言之禮太公之引滿愉快又  
何如也吾郡之耆老崑山有周壽誼翁及毛翁  
皆年百有餘歲稱爲人瑞周翁歷元及明所謂  
生長兵閒者不足以當太公毛翁生當國初全  
盛及見其孫之舉鼎元可謂奇矣吾謂毛翁如  
人年壯盛康強無疾病不足以爲喜以太公今  
日方之譬如當桑榆之景有羸老之憂一旦霍



然良已脫沉疴而復少壯其爲慶幸豈啻拔宅  
度世而已哉余與給諫有道義之好書此以爲  
太公侑一觴自茲每十年一祝 天子聖政之  
記與太公記年之歷攷之國史徵諸野史固可  
以互見而錯舉也是爲序

永豐程翁七十壽序

永豐程使君九屏繇南曹郎出守鎮江治行爲  
天下第一 天子念東南要地慎重監司之官  
特簡爲按察司副使治兵蘇松而使君之父太  
公以今年壽七十丹陽荆大徹往在使君宇下

與諸衿紳往稱百年之觴而屬余爲序余觀生  
辰爲壽之詞不過鋪張盛美稱引人世吉祥善  
事而州民之祝其邦君大夫則曰登彼公堂萬  
壽無疆雖原本雅頌亦比于巫祝之聒耳君子  
弗道也若太公之矯志勵行淑其躬而教其子  
者則余請得而書之太公起自孤生零丁荼苦  
依其繼母以有成立束修自好不羸其躬再世  
而始大太公孝故能教其子以忠太公儉故能  
教其子以廉太公慈故能教其子以惠今自甄  
胄以北京江以南襦袴興歌而鴻鴈息哀者其



孰非太公之德教所與被乎當逆奄之時邑掌  
故承大吏風旨持簿籍醵金爲奄建祠太公奮  
臂大言聲淚俱咽毀其簿抵之于地慟哭于先  
聖之廟而出當是時奄祠廟徧天下開府巡方  
者爭懷磚負土趨事惟恐後太公一老逢掖能  
引大義不顧生死斯已奇矣使君在郎署中以  
風節顯聞岳峙山立人以爲鉅人長德太公之  
家教積習使然也余讀史記萬石君以恭謹世  
其家子孫皆爲二千石尊寵舉集其門史家艷  
稱之然考其家教不過使其子孫馴行孝謹澣

厠禴數馬足而已無他忠言大略可以法今而  
傳後者也而漢之風俗斤斤長厚以保家門守  
富貴爲能事陳咸謝其父曰具悉所言不過教  
人調耳孔光張禹之流保身持祿依附名行至  
于欺君父賣國家而不知悔則豈非內行修謹  
立名非真之流弊耶太公一老逢掖毅然以風  
節爲己任終發聞于子繇此觀之太公之教其  
子視萬石君豈不有徑庭哉蓋吾夫子惡鄉愿  
思狂狷而史亦稱李固之節視胡廣趙戒猶糞  
土吉州道義之鄉歐陽永叔而後文章節義澹



菴誠齋之流風在焉太公之所以教其子者方諸西漢此亦千古得失之林矣自今以往使君之名行益高太公之家教亦益著 天子將見百年養三老行釋奠乞言之禮國史當謹書其事推明國家風俗教化之盛迥異于西漢而以太公之家教爲質的焉余之執筆而稱壽自附于惇史之後者固將不一書而足也是爲序

### 范太公八十序

廣陵范君異羽以吏部郎引疾家居凡數年天子卽家起爲尚寶司司丞而異羽之父雲從

翁以今年八月爲八十之誕辰異羽方辦嚴趨召乃迴翔里中爲太公稱百年之觴蓋自 神廟之末年夫子深居小人用事唱爲甘陵維蜀之議公然以鈞黨爲名海內士大夫凡負名節持議論者靡不以一網網之而異羽爲吏部郎汲汲以辨論官邪登用正直爲能事此所謂芳蘭當門不得不鋤者也異羽慨然移病歸侍太公太公笑謂曰吾爲慶雲令不五月而趣歸豈願若久據要津哉于是異羽日起居太公修閒居侍奉之樂匡床坐譚石鼎聯句融融洩洩父



子自爲知己不復知人世間風濤喧豗作何狀也。今天子闢門開憲簡用遺佚言者首惜異羽是以有尚璽之召而太公八十稱壽實惟其時追惟數十年來枯菀之交集陵谷之推移錯互倏忽其可爲停杯而嘆息者亦多矣太公之誕辰以八月枚乘所謂八月之望與諸侯兄弟觀濤於廣陵之曲江此其候也夫廣陵之濤天下之至奇也向今乘舟弄潮隨波出沒與陽侯爭頃刻之命比其免也氣盡魄奪歛歛息勞安得所謂怪異詭觀者而發皇其耳目哉太公有道人也結綬未幾而脫屣去之彼其縱覽于人世不似置身曲江之上登高而極目者乎數十年來菀枯陵谷譬諸廣陵之濤卹然足以駭者以太公觀之適足以澡槩胸中灑練五藏而已矣自時厥後太公之壽如川之方至而異羽之功名亦未可紀極猶濤之氣所謂以神而非者三也太公亦舉觴屬客爲之浩浩焉落落焉而已矣於停杯嘆息又何有哉太公聞余言顧視異羽殆亦爲輟然而一笑也矣

沈翁八十序



吳郡沈先生今年八十四月十一日爲其誕辰  
吳之孝秀陸履長許孟宏陸彥修與其子伯叙  
至當游請余爲祝壽之詞余之稚子孫愛方授  
經於伯叙而伯叙兄弟又繆以一日之長事余  
則夫登堂爲壽之客宜莫先于余矣而可以無  
言乎余惟人生百年之內其欣慨多端至於生  
辰爲壽親知襍遯杯酒勸訓則遭時撫事傍徨  
感歎之意爲多今天下方多故胡馬逼淮水洪  
河灌汴京闖賊踞襄漢都會丘墟江流橫絕而  
吾吳介恃天子之寵靈男耕女織仰父附子垂

白之老不見兵革翁當此時席長筵列孫子浮  
杯樂飲抗音高歌爲太平之幸人豈不快哉吾  
聞翁之生平孝友節俠仁心爲質好譚說兩漢  
兩宋忠義磊落之事每高吟張睢陽聞笛詩文  
文山正氣歌使諸孫屬而和之遭時艱危 聖  
主側席酒酣以往感江上之烽煙悵中原之板  
蕩其何忍養青龍騎白鹿置時事于局外哉吾  
讀六月之詩序以爲南陔廢則孝友缺白華廢  
則廉恥缺馴至于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  
國微然後知南陔白華之詩采薇采芑諸詩之



所自出也孝友廉恥之士不立于朝則法度廢  
陰陽失爲國之基隊諸夏衰而夷狄盛必至之  
理也伯叙兄弟服習翁之教誨崇南陔之養而  
厲白華之節一旦得時而駕在帝左右經營車  
攻薄伐之業於奴寇乎何有詩曰文武吉甫萬  
邦爲憲又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孝友之臣于  
車攻薄伐迥不相及而詩人連比言之豈偶然  
哉班史稱車千秋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  
迎善氣傳得天人之佑助而郭汾陽當吐蕃入  
寇車駕東幸其論奏以爲抑豎刁易牙之權任

遽瑗史魚之直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此其說  
與小雅之序固可以比類而互觀也繇此言之  
國家求南陔白華之臣子亦已亟矣伯叙兄弟  
出而爲張仲方叔也不遠矣來歸飲御魚鼈膾  
鯉其所以爲翁壽者當尤盛於今日而余之爲  
翁祝也旣稱道其父子間且以小雅之義徧告  
天下之爲臣子者蓋亦頌禱之法宜爾諸君子  
皆學古之道必不以余言爲贅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六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七

序十

江陰李貫之七十序

江陰自葛文康父子以文學顯於宋而陸子方  
王元吉孫大雅之徒相繼而起故其鄉多博雅  
好古之士如貫之李先生其人也貫之之爲人  
孝友篤誠束修勵行衣冠儼然不苟訾笑有古  
先民長德之風至其讀書好學老而益堅則有  
如尤延之之所謂饑以當肉寒以當裘孤寂以  
當友朋而幽憂以當金石琴瑟者殘編蠹翰寤



宋訪求橫經籍書朱黃錯互虞監之親鈔杜侯  
之手跋充棟宇而溢機杼江以南艷稱之晚尤  
研精於禮學自漢唐以來所謂共氏而分門同  
經而異註者蓋將會而通之以求得乎先王之  
遺意經學之不講久矣如貫之者其可謂強學  
蹈道卓然而不惑者也貫之今年七十矣頃年  
史局弘開諸薦舉布衣方聞有道之士章滿公  
車顧未有及貫之者人或以是爲媿且以爲貫  
之惜焉而余以爲是非知貫之者也貫之守其  
樸學不屑爲瑣績補綴之學以諛聞動衆故世

之知我者希而堅坐於荒江寂寞之濱漠然而  
自貴令其游光揚聲有譁世釣名之志世苟知  
我而其中之所存者已薄矣宋之嘗秩以經學  
爲歐陽公所知比秩從荆公之招遂匿其所著  
春秋學不以示人歐陽公深愧之而荆公亦心  
薄焉今之處士其明經未必逮秩一旦逢世則  
其不爲秩者亦或寡矣貫之經明行修忘貧屏  
貴使鄉邦之士友有所矜式考問而獲免於面  
墻著書蒞禮討論異同使先王之遺書與先民  
之話言猶不至於漸滅令世有歐陽公亦必真



以處士相題目而王平甫亦不復有春秋倚閣之戲世之不知貫之斯世之愧也又何足以爲貫之惜乎余與貫之皆有好書之癖每從貫之借書未嘗不倒皮相付也余不喜爲生辰稱壽之詞而於貫之不能以無言故爲序其意如此昔葛文康好借書嘗以酒券從尚公輔假太平御覽詞林至今以爲美談余之文豈足以代文康之酒券乎抑亦如諺之所云借書一甌者聊以博貫之之一笑而已矣

于潤甫七十敘

神宗末士大夫奮臂鈞黨而金壇于中甫尤爲世所指名中甫之弟潤甫以明經佐建寧郡三年大計當上考冢宰欲黜之藩臬長爭之力冢宰笑曰吾亦知其賢顧安有于某之弟可尚繫仕籍者耶竟坐黨人弟免官而潤甫亦先事拂衣歸矣潤甫歸與中甫優游結隱不關人事中甫營梵川潤甫營雲林皆極水木園池之勝巾車權舟追逐雲月若未嘗有牽連左官之累者中甫歿又十餘年潤甫之名德益高其神情益王所謂雲林者水益加澗木益加章其子姓之



蘭茁其牙者亦皆鸞鶴停峙稱其家兒而潤甫年已七十矣余嘗謂中甫之爲人如喬松千尺節目磊砢未至其下已知其有回挽萬牛之勢潤甫如千金之玉肉好若一溫潤清越廉而不劇珪璋特達人可以望而知也二甫之性量節度不同至其慷慨引大節急病讓夷惇重然諾則固未嘗少異也當諸公結交之日繆仲淳以布衣稱長兄仲淳沒潤甫經紀其後事卹其寡嫠奮身爲之不以煩顯貴人余再起再躋已已被逐相知者縮頸莫敢過其門潤甫獨衝風過

余執手相慰勞余歎曰此與妣書大索時中甫之周旋歸德何以異哉潤甫之志義卓犖如此蕭闕澹漠不自表異若無所與於世而世亦罕有知之者斯可爲一歎也雖然余竊爲潤甫幸焉凡人世之榮華富貴與夫美名奇節皆造物者之所吝惜也咎譽悔吝往往相感相攻終身羈絆而不能自解釋者多矣王荆公宋所謂黨人之魁也用新法以斬艾元祐之賢者幾無遺種可謂得志於時矣然其登茅山之詩感嘉平之改臘懷子房之高風蓋霜筠雪竹歸與投老



之思其託寄不一而足也陶隱君世所稱山中  
宰相也處齊梁之亂世逃名於外兵奮筆於別  
錄微窺其中殆亦有憂患焉潤甫所居去茅山  
百里而近詠荆公之詩章覽隱居之遺跡俯仰  
今古其能縱浪塵世脫然而無累者有幾人哉  
嘗試與潤甫閑窻靜夜細數三十年來升沉死  
生之故不過目睫耳如中甫者欽崎歷落固已  
終身爲勞人矣彼四明諸公炎炎隆隆彌天而  
蔽日者今又安在哉潤甫有器而不見賈有才  
而未盡試歸餘惡盈不爭於造物而得全其天

年亦已足矣隱如陶貞白顯如王介甫彼皆有  
欲然如不足者而況其它乎以此爲潤甫壽不  
亦可乎余將輕帆過潤甫信宿雲林之下酌良  
嘗之醴訪福地於虛臺便闕之閒歸與投老從  
潤甫而後焉潤甫其許之否也

于潤甫八十序

當潤甫之年七十也余爲其稱壽之詞敘述其  
兄弟閒牽連鈞黨左官禁錮之故與其暮年結  
隱子姪秀發園池花鳥之樂家庭門第之盛潤  
甫喜而張之於壁登堂稱壽者睇視其文皆相



與頌述以爲美譚今年壬午潤甫壽八十矣潤甫以目疾堅謝賀客客揣其意更欲得余之一言以侑一觴夫生辰爲壽之詞一而足矣是固韓子所謂千歲萬歲之聲聒耳而歸熙甫以爲橫目四足之徒皆可爲者也是亦不可以已乎雖然十年以來陰陽人道之變潤甫之經心而動目者不爲不多矣以余一人而言之牢修朱竝之獄鉗網於前李亶舒定之章滿闕於後當其錄牒旁午蜚語錯互之日潤甫之爲余中夜屏營當饗而歎息者數矣介恃 聖主保全伸

雪得以收召魂魄復爲平人高天化日之下得與潤甫燕喜稱壽稱一尊以相屬豈不幸哉當其聖明全盛之世權臣伎相障咫尺之天興五里之霧高下在心生殺在手曾未幾何偃月之堂格天之閣殆將化爲飛塵鞠爲茂草矣傳燈護法之流有再拜賜死涕泣雉經求屬其首領而不可得者矣有形弓盧矢專征出鎮款獻仰藥葦席裹身者矣其氣焰之赫奕譬之飄風之怒號而暴雨之驟至也其聲利之熏灼譬之木槿之朝榮而蜉蝣之夕化也潤甫以局外之身



靜觀而縱覽之不當爲之盍然一笑滿引而自  
壽矣乎潤甫雖病目青動止須人然其神益王  
齒髮益壯茂而所卜築雲林者千章之木百畝  
之竹清池曲臺甲於江左杖屨時至歌咏閒作  
執化人之祛而游於清都紫微默存而自失所  
居所游猶嚮者之處也潤甫從游於慙山紫柏  
發明心地其知所謂無目而視無耳而聽者乎  
其知所謂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者乎廢心而  
用形以至於六根互用則謂之渾身是眼亦無  
不可而區區目青何足以爲病歟余姑書之以

爲潤甫壽更二十年而潤甫之壽益高其日當  
復明如唐之張水部余以老年稚弟從君於名  
園綠水之中當咏韓退之詩所謂喜君眸子重  
清朗携手城南歷舊游者以將百歲之祝潤甫  
更爲一笑也

### 康文初六十序

往金壇于中甫長興丁長孺嘗州沈伯和以交  
誼聞於海內而嘗熟繆仲淳松江康孟修幅巾  
奮袂稱爲長兄諸公晚託末契於余余因以識  
孟修且交於孟修之子文初斯所謂交在紀羣



之閒者也今年文初年六十吾里中與文初游者索余文以爲壽且曰文初老而不遇皇皇旅人意蓋有不合然者願得余言以解之嗟乎自于丁諸公相繼殂謝文初俛仰今昔西州之慟東閣之感往往而是至如余之不肖削跡竄逐固無足道者每不勝齎咨歎息以爲斯世之憂蓋文初之不舍然者如此顧獨以爲悲窮歎老負憂生之嗟而已此非知文初者也雖然當試與文初妄言之夫于丁諸公感槩立節坎壈謠詠之死而未已斯所謂天民之遑遽者也有人

於此視諸公之乘轅而反之朝秦而暮楚東食而西宿曰余曷不至於公卿雖然幸而至焉亦已愧矣繇此言之效諸公之所爲是天之勞人也反諸公之所爲是又天之小人也無一而可也文初雖老而不遇然讀書譚道修先人之一行以遺其子進不絀於網羅退無覩於形影斯殆造物之私人也已其不舍然也又何爲乎余之爲勞人久矣近始偕孟陽爲耦耕終老之計而文初僑居金壇時從道人逸老尋四朝七真之跡吾兩人欲招之而未能也然吾攷陶隱居



真誥會稽淳于斟入吳烏目山中遇仙人慧車子授以虹景丹經修行得道烏目山者虞山之別名也安知慧車子及淳于不時時往來於其中乎文初從我而隱安知其不旦暮遇之乎人生百年如風狂電掣向所謂不舍然與舍然者又何足道哉諸友曰善請以此言壽文初且屬孟陽爲詩以招之

汪君六十序

嘉定程孟陽嘗爲余言弱冠時薄應舉之業蘄然有志於功名偕年少十數人學騎射擊刺骨

騰肉飛如饑鷹餓鴟今老矣追思少壯事殆如隔世而廿年來十數人者獨總戎錢君與汪君在汪雖老田閒度其才略可使將數千人者也嗟夫天下承平久矣世所重獨射策甲科而豪傑倜儻之士往往以文法屈抑錢君固東南宿將也平壤之役絀於李氏有功不得封又數彊項與文吏爭故數起數躓而汪君身授農書衣襪襖從事於污坳沮洳之間微孟陽之言余故不知君之能若是也今天下不可謂無事矣錢君旣被推轂當訓練之任猶格其請未下而所



謂網羅豪傑破資格以備緩急者僅見諸條議而已余思孟陽言未嘗不竊歎於汪君又思夫汚坳沮洳之間輟耕而太息如汪君者固不少矣惜乎予之不能盡知之也余觀宋靖康之事王正道獻決圍之策受命不兩日得數萬人皆願效死而張仲友以下第舉子持空名帖三十逾旬而解鼎澧五州之危易於反掌此兩人者其緩急有用視射策甲科從頌卿相者相去如何也正道之策不克用於宋而仲友既解圍終不願爲宋用夫有才如正道而不克用則天下

之士不願爲世用如仲友者必多矣此又可以深懼也今天下方急才如汪君者其可使長爲農夫終老于汙坳沮洳之間也耶余之知而竊歎者亦與有罪焉耳矣君今年六十其稱壽以歲之十二月田家作苦禾稼既納酌凍醪烹伏雌與比鄰故舊契闊談讌聞余之言其不盍然而笑者幾希雖然酒闌客去秉燭夜讀亦未必不有感于余言也孟陽方游澤潞之間古稱天下之脊戰爭形勝之地也天寒風急貫酒高歌曩之壯心得無有奕奕蒞動者乎余將以斯文



寓焉

溧陽彭翁七十序

江南稱園亭之勝以溧陽彭氏爲第一往余過溧陽窮冬沍寒冰雪彌望思一游而不可得既而過投金之渚感貞義女之故事以謂此邦之人風流激厲意必有個儻感槩伏其身而不出者顧獨以園亭之勝有聞于江左乎蓋又爲憊然停車低迴久之而始去也今年春溧陽彭孝廉明甫介張異度龔淵孟謁余于長安屬爲其尊人翼子翁稱壽之辭問所謂彭氏園者園之

主人則明甫之羣從也問其尊人之年曰已七十矣其家距園可數里步屨往還壺觴談笑未嘗不頽然于其中也問翁之生平則以明經待詔公車孝友篤誠不侵爲然諾與人交生死寒煖不相背負七十之誕辰通家子姓從明甫之後執爵而拜于堂者非分宅之遺孤則下泣之稚子翁所爲翼而長之者也翁其真貞義之鄉人不愧丈夫女者與向所爲個儻感槩伏其身而不出者翁殆其人與翁旣不得爲世用而孝廉圭璋特達射策甲科高明顯融所以壽其親



者未艾高文大篇祝嘏之辭其必有取於此矣  
雖然翁惟老于明經抑沒不爲世用故其倜儻  
感槩精華壯往之氣寬然而有餘而優游難老  
長有其山林花鳥之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翁  
既已知之矣則夫高明顯融世俗之冀望于子  
孫者何足以滿翁之一笑乎人亦有言名與身  
孰親貞義之女全人以自沉視世之死名死權  
者其與幾何繇此言之翁之倜儻感槩誦義無  
窮者翁視之猶昔夢也而况其它乎此可以爲  
翁壽矣余不習爲祝嘏之辭姑書是言以復于

孝廉他日歸耕訪翁瀨沚之上坐彭氏之園命  
觴而長嘯翁其以余爲知言也夫

陳孟孺七十叙

歐陽子既作集古錄序因自稱每有所作謝希  
深尹師魯伸紙疾讀便得深意而嘆二人者之  
不及見也歐陽子之于文至矣而拳拳于謝尹  
若此豈文章之道作者難而知者尤不易與雖  
然固未有不能作而能知者也余冠首時每一  
屬筆不能自休抽黃對白東塗西抹未嘗知學  
爲文也而見者交口諛之浸淫二十年始自悔



其少作盡抹去之以庶幾求當于作者之旨字  
鉢句劇縮恐不能出閒以示人人或反唇相斥  
笑有蒙恥自媿而已里中陳孟孺先生獨稱余  
文不去口有斥笑余文者必面叱之居嘗語余  
必我也爲子謝尹者余聞之滋媿然余猶不能  
廢作閒猶出以示人博人之斥笑而不辭者徒  
以陳先生也嗟乎孟孺之肆力于文章不可不  
謂深且篤矣高文豐碑崇論博辨以躋于世之  
文章家如所稱弇州大函者固知其不願爲輩  
行矣以孟孺之能作則固不可謂之不能知也

以余之不能作而累孟孺之能知將孟孺繇此  
而損能作之名此又余之所大恐也然孟孺之  
爲人長者不妄許可出游長安遇文章鉅公未  
嘗少貶辭色而獨以謝尹借余則余終不能自  
已于媿矣今年戊午孟孺年七十徐生于王過  
余曰願得一言壽陳先生先生固欲之也念無  
足爲先生言者逡巡久之而又有感于歐陽子  
之言所謂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其病  
蓋莫甚於今日以孟孺名德巋然長爲祭酒鄉  
邦之士友有所考問其猶可免于面墻乎先王



之遺書與夫先民之話言尚不至於漸滅而橫目二足之徒其猶知有典刑矣乎余雖不能爲歐陽子而歐陽子之憂其可免矣虞伯生以爲學之說告蜀人而曰鄉人昆弟子孫之在東南者因集之言有以推先世之學則區區恭敬桑梓之微意也然則余之壽陳先生者其亦有厚望于桑梓也哉

似虞周翁八十序

似虞翁以醫名吳中吳越之間以爲彥修原禮復出也方數百里爭延致之翁美須眉善談笑

所至輒傾其座客崑山有魏生者精於度曲著曲律二十餘則時稱崑山腔者皆祖魏良輔翁與魏生游旬月曲盡其妙每中秋坐生公石歌伎負墻人聲簫管喧呶不可辨翁一發聲林木飄沓廣場寂寂無一人識者曰此必虞山周老或曰太倉趙五老趙五老者良輔高足弟子也翁旣以醫游賢士大夫又時時游少年場與游于酒人輕衣駿馬美酒食列歌從如承平王孫而行義斬斬有古一行之風潯水董宗伯嘗邀翁過其第置酒高會茗上吳允兆聞翁善歌且



不能酒爲令章以難翁朱太史文寧故不能歌  
允兆重困之欲以令翁太史醜泆爲歌一詩罰  
籌蝟毛促數竟夕不得一當翁而罷允兆歸臥  
舟中翁晨登其床起之曰君殆欲伶人我乎如  
令章巧避我何雖然君知我者今可以歌矣允  
兆蹠而起按節相和歌聲嫋嫋沸潯水日上春  
乃刺舟而別凌錦衣者尚書公子也年少豪舉  
雅容翁晚而食貧座客皆掉頭去翁每歲必載  
錢米遺錦衣家錦衣時時過翁流連浹旬不聽  
去錦衣爲余言翁至泣下也翁今年八十矣所

至全活人無算傾囊倒庋好行其義自如中秋  
必泛舟虎丘晴雨無閒婆娑按節不減少年時  
而又有佳子孫酌酒稱壽如翁者豈易得哉予  
嘗嘆天下方太平無事而吾閭井之近憂虞煩  
苦嘗覺蹙刺人眉目閒嘗試入翁之庭木秀而  
花明登翁之堂酒香而食甘挹翁之語笑坐舒  
而帶緩不自知其猶在今世也翁豈如武陵之  
人不知有漢者與抑亦上皇之民與化國之日  
宛宛然在閭井閒而予特未之覩與諸君子之  
奉觴壽翁也屬余爲之辭余旣稍敘翁生平與



其行義而又及閭井之近事徘徊感嘆若此使夫閭井之人知翁之所以養生盡年優游耄耋而享太平之樂蓋有所本焉非苟而已也

### 壽何嶧縣序

萬曆庚戌之春商楫何先生以嶧令需次選人得滇南幕先生過余嘆曰余髮種種矣折腰一官羈縲萬里獨不畏老櫟笑人乎余且歸矣先是旬日余拜史官命初入玉堂之署畿輔方喜雨先生爲余賦霖雨行音節激昂殊不類山澤之癯不意其遽勇退若此也及余還里門求問

所謂老櫟者蓋先生少讀書東海上有鳥啣林實遺于樓下久之其蔭蔽樓玄實累累如斗先生顧而樂之吳人呼柚爲香櫟先生亦呼之老櫟云歲丙辰先生年六十于是先生屏居海上飲酒賦詩摩娑老櫟下者又七年于此矣嗟乎古之達人于所有嘉木美蔭坐臥嘯歌其下者蓋莫不留連婉戀比之美人良友焉而殷東陽桓大司馬之流嘆生意之婆娑感攀折而流涕木葉落長年悲殆亦勞人志士所不免者視先生于老櫟何如也先生治嶧法不當左遷左遷



不當得滇幕功名之會可謂巧左雖然人世何  
嘗之有柚一而已柚呼之則柚櫟呼之則櫟枳  
棘呼之亦枳棘耳柚之芬芳自若也卽令沉淪  
蕪沒與戴瘦銜溜者俱朽柚終不泣血以自明  
我知其不化而爲枳已矣先生又何病焉先生  
爲余從祖憲副公之壻憲副公宦游時先大人  
方壯盛兩從叔翩翩少年歲時伏臘與先生輩  
徵逐讌飲有承平王孫之樂去今二十年所耳  
親知賓從老者墓木已拱少壯者亦宿草矣余  
兒時嬉戲几筵追陪笑語之地僅有存者無從

過而問之先生年甫六十巋然如魯靈光之獨  
存追而道之有不勝感嘆者矣先生過此日婆  
娑老櫟下益知夫夢幻之無嘗而飲酒賦詩以  
全其天年者之爲得也庶幾不爲老櫟笑乎余  
乃爲老櫟之歌以遺先生俾歌之樹下引滿爲  
壽歌曰青禽來兮嘉樹生被綠葉兮帶朱莖有  
美人兮託嘉名合槐榆兮爲弟兄櫟離立兮海  
之濱蔓草叢生兮枳爲隣荒江寂寞兮月明無  
人碧樹冬青兮愴陽春柚爲櫟兮櫟爲柚覽察  
草木兮變不可究槐忽忽兮欲盡柳依依兮非



舊椽有香兮柚有芳落玄實兮薦碧漿蔭老椽  
兮欣樂康貞松文梓兮永相將

趙敘州六十序

吾友文度趙君以太子少保文毅公之蔭歷官  
至敘州守謝事歸里而其子太史州守射策甲  
科同年鵲起越四年爲崇禎之庚辰君之甲子  
一週里中以爲盛事相與具羊酒舉觴稱壽而  
太史先期請予爲祝嘏之詞余爲兒時頌慕文  
毅公之風節如高山大岳魁偉奇特望而使人  
敬憚者也長而與君兄弟游君方念門第衰落

慨然思一振起讀書纘言攻苦嘔血知其爲勞  
人孝子不墮其家聲者也及其牽絲入任在西  
曹以平恕聞守大郡以廉辨聞中蜚語挂冠以  
歸蜀人迄今尸祝之當逆奄亂政時感憤填咽  
篝燈草疏屢欲上而未果及太史抗疏歸君大  
喜過望酌酒告文毅曰先人有孫吾有子矣逆  
君生平趾美娠賢前暉後光殆亦斯世之完人  
而造物之私人也已君少善病好養生修煉之  
術以余之衰老時時欲引余爲采真之游今之  
所以壽君者蓋莫先于此洪範之建用皇極也



歛時五福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曰攸好德則壽富康寧兼舉焉神僊之書著于石函王札者亦曰淨明忠孝陶隱君真誥亦謂貞廉忠孝之人積行獲僊不學而得繇此觀之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以登真度世者神僊之書與洪範九疇固未嘗不相合也君矯志厲行繼文毅之箕裘又能使文毅之風節勿替于後人惟忠惟孝兼有之矣以皇極淨明之道徵之壽富康寧與登真度世皆君之緒餘也自古仁人烈士多在金房玉堂之間比干在戎山李善在少室皆

以至孝至忠爲標世傳文毅公歿爲僊官當亦在一千四百年進補之例而君之積習忠孝蓋所謂功在三官根葉相傳者虞山亦僊山也慧車之虹景招真之銀筒彷彿在焉以虞山爲戎山少室于登真度世亦何有哉以此爲君壽不亦可乎太史曰善敬授簡以侑南山之觴且以忠孝好德括神僊之道請以此補傳鴻範者之闕

鄒孟陽六十序

老子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夫



士生而有聰明特達之才英偉奇逸之氣以日趨於功名富貴情僞攻取之場一再試之而不效則其才華鋒刃不能無所屈折已屈折矣而又不禁其躍出以與之爭於是乎得則慄慄失則鞅鞅終身弱喪而不能保其天年此不聞道之故也聞道難矣其次則莫如近道之人氣濡而欲寡行安而節和其於功名富貴情僞攻取之場試之而不折委之而不爭如駕安車以行千里之途優游容與卽累日不至而無患需摧絕之患此古之君子所以能養

武

林鄒孟陽少與聞子將嚴印持兄弟以才名著稱吳越間如唐人之所謂四夔者久之皆連蹇不遇海內爲之嘆息而孟陽行年且六十矣孟陽之爲人孝友忠信如古壹行落落穆穆淡於榮利去年遊天台度石梁爲文以紀其勝歸而吊余於倚廬執手閔默視其眉宇有道人靜者之風蓋其天質近道又蚤奉教於雲棲得唯心淨土之旨斯其所以坐進此道而養生盡年又其餘事也與往吳越之間以文章聲氣相慕說者凡十餘曹四十年來如矍圃之觀人去者已



過半矣而武林諸子俱無恙印持棲息山中縛  
禪習觀經時不出子將買舟湖上弋風釣月與  
玄真天隨爲侶而孟陽與二三子探禪說之味  
窮山林之樂雖其盛壯之時所謂聰明英偉者  
已覺其嚼然無餘而况於人閒之功名富貴煙  
雲變滅者乎人生百年會當有盡惟聞道爲不  
朽余於孟陽生辰爲壽不能以無言而稱引拱  
璧駟馬之說以先之孟陽以吾言示子將印持  
輩舉觴引滿相視而笑他日用以交相祝且交  
相勉焉可也

嘉禾黃君五十序

今天子採輔臣議省直之士登賢書乙榜者胥  
入國學大司成爲教習參預制科辟召之選于  
是嘉禾黃君屢試國學皆第一 天子將臨軒  
清問不次簡擢而君年甫五十其子濤游于吾  
門乞一言以爲賀君之祖學士公爲隆萬閒館  
閣名臣能文章負經濟未及枋用其父中丞公  
名德巋然爲時羽儀君服習家訓攻苦力學數  
踏省門不賈當世今乃以乙榜得見拔擢矯首  
厲角于闕門開窻之日斯已奇矣東漢黃瓊隨



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  
朝堂莫能抗奪而韓退之以謂房太尉之孫生  
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擣耳染不學以能君  
以學士爲祖以中丞爲父與黃房二家之子孫  
何異學士在館閣中熟習掌故講求國朝故事  
珠林玉海遺書滿家君將挾以應明主之求  
邇英之召問天章之筆札使當宁從容漏刻咨  
嗟太息因以知先朝儲才館閣良有深意不當  
夷史官於卜祝廢東閣爲車廄其取禪于君  
心國事豈淺渺也記有之五十曰艾服官政孔

氏曰五十知天命之年堪爲大夫得專事其官  
政也先王之治天下儲峙人才雍容養育而徐  
收其用四十而仕五十而服官使之閱義理更  
事變四十年宣勞於國然後懸車而致事非如  
後世促數而求之鹵莽而用之馳驟斬伐而日  
不暇給者也君今五十在成德更事之年而又  
當聖主求賢圖治宵旰不遑之後一旦得白  
首魁艾之士坐論廟堂諷議帷幄使聖主知  
任用老成師先王雍容求治之意亦當自君始  
豈特爲君賀而已哉更二十年君當懸車以老



而濤之服官宣勞者又將爲國之老成人矣余以遺民野老登碩寬之堂把酒談讌君當張余文于壁閒引滿更酌而重拜余之知言也爲書此以俟之

壽聞谷禪師七十序

自萬曆閒紫柏老人以弘法罹難而雲棲雪浪憨山三大和尚各樹法幢方內學者叅訪扣擊各有依歸如龍之宗有鱗而鳳之集有翼也及三老相繼遷化而魔民外道相挺而起宗不成宗教不成教律不成律導盲鼓聾欺天誣世譬

之深山大澤龍亡虎逝則狐狸鯁鱣羣舞而族啼固其宜也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以佛門視之豈不信哉當此之時聞谷禪師獨與雲棲憨山燈燈相續抱道晦跡謝去榮名利養翛然自遠於水邊林下蓋廿年於此矣今年師自八閩反於瓶窰世壽方七十尚寶卿王君輩爲師幅巾弟子屬余以一言爲壽夫師方息心寂觀視其示現之身與虛空等乃欲以世壽祝師譬諸愚人欲以長繩量虛空豈不迂而可笑乎雖然至人無已會萬物以爲已師以大悲智悲愍



衆生值魔外之交誑觀利竿之倒植其必有不  
能舍然者矣於疾病世作大醫王救諸病苦於  
喪亂世作大力王息諸鬪諍時節因緣皆在今  
日是故師當爲衆生故現壽者相一切衆生亦  
當焚香頂禮祝師爲衆生故現嘗住身如是則  
吾以衆生之願力祝師雖繩量虛空亦未爲不  
可也吾聞如來以無上法付囑大阿羅漢不得  
滅度而大迦葉訶慶喜由其默然不荅令佛世  
尊早入涅槃作突吉羅罪懺悔然則師之住世  
固當如大阿羅漢承佛付囑而我輩之頂禮祝  
師他日殘結未盡殆一免懺悔之亦端乎尚寶  
曰善請書之以爲序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七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八

牧齋集卷三十八

二十四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八

序十一

侯母段宜人六十壽序

故太傅謚榮康虞山侯公尚壽陽大長公主

國家承平蒙休席寵管宗正領朝班者四十

餘年大長公主薨榮康有子昌胤今官繕部

郎則段宜人所生也宜人今年六十長安賢士

大夫與其子游者登堂介壽稱萬年之觴而以

其詞屬余昔者孔子論詩以關雎鵲巢為始漢

之儒者劉向匡衡勸戒於成帝之世其於匹配

牧齋初學集卷三十八



之際生民之始可謂精且詳矣關雎之德徵於  
麟趾而其化極於兔罝鵲巢之德徵於采芣而  
其化極於羔羊夫以干城之武夫退食之大夫  
何與於閨門匹配之事而詩人比物連類引而  
歸之於二南然後知夫周之盛世教化行風俗  
美賢才衆多在位皆節儉正直其原本皆始於  
房中而劉向論次列女傳與洪範五行陰陽休  
咎之應相爲表裏此其義可深長思也 太長

公主親承

仁聖

慈聖

兩宮之陰教洋洋乎

關雎之風宜人實繼之仰事榮康俯育繕部斯

鵲巢之夫人起家而居有之者矣以戚屬言之

繕部之於國家殆亦公子公姓之屬也繕部服

官所至著聲跡有羔羊節儉正直之風其於公

侯爲干城腹心則又非中林武夫之可比凡此

皆宜人之教也原本而言之則皆 壽陽之遺

休而 仁聖其慈聖之餘福也今日之燕喜豈

獨爲宜人賀而已哉 聖天子在宥天休滋至

皇太子加冠出閣中都上合幹連理之瑞

天子命閣臣賦詩未幾奴插叩邊求貢如終軍

所云衆支內附解編髮而蒙化者宜人之稱壽



牛齋集卷三十一  
適當此時豈非人世吉祥善事哉天子懋修  
六宮之政珩璜琚瑀之訓自家刑國關雎之化  
行而洪範五行之論寢而不作中都之瑞應所  
自來也雖然合幹連理草木之瑞也宜人躬有  
鵲巢之德教其子爲羔羊兔置之臣此所謂人  
瑞也繇此言之奇木連理之瑞與元狩竝稱者  
殆不如侯氏之庭令妻壽母考鐘而伐鼓者其  
瑞尤足徵也考劉向匡衡所論奏風化之義則  
徵瑞於今日其亦可知已矣余舊待罪太史氏  
思頌述國家關雎鵲巢之德以繼二南之盛

於宜人者稱壽爲祝嘏之辭又因以徵盛世之  
符瑞所謂不一書而足者也是爲序崇禎戊寅

四月

顧母王夫人壽序

王夫人者故南京光祿寺少卿涇陽顧公之配  
也光祿未第時與予先君友善余兒時從先君  
造門光祿呼爲小友拜夫人堂下自時厥後過  
涇里必起居夫人二十餘年矣戊午正月夫人  
年七十契家子某屬余爲文以壽余初謁光祿  
光祿以吏部郎里居門庭蕭寂凝塵滿座已出



見與淳兄弟樞衣低首頌禮甚嚴余凌厲跼蹐  
塵拂拂上羈貫意豁如也後數年光祿辟講堂  
於東林蘭蕕消長朋徒雲集又數年黨議漸起  
以謂裁量執政品覈公卿有甘陵汝南之譏涇  
里咫尺之地風濤相颺余以閒過之捧手屏足  
猶恐餘波及人洶洶如也光祿歿闔棺而論定  
與淳兄弟名行茂著諸孫嶄然露奇設悅之日  
羅拜爲夫人上壽夫人追念二十年事苑枯寒  
燠變換於尊酒閒停孟愾歎與家人相勞苦也  
予觀王章下廷尉獄章小女夜起號哭曰平生  
獄上呼囚數嘗至九今八而已我君剛直先死  
者必君而孔融被收男女寄他舍兄渴飲主人  
肉汁女曰今日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士君  
子豎節抗論蘊義生風遭時不幸不惟我躬之  
不恤而其家人婦子流離酸楚之狀至今有餘  
痛焉光祿旣高明令終遺休未艾而 國家寬  
仁無跼蹐鉤黨之虞夫人得以優游高堂奉觴  
上壽夫人北向而祝告戒子孫以無忘 聖天  
子之賜則是舉也其可以爲嘗事而不書乎謙  
益受知光祿又與與淳兄弟游于夫人之稱壽



也喜而書其事且身待罪國史則夫頌國家  
有道之長迥異於前代以昭記簡冊者固史臣  
之志也

畢母孫太夫人八十序

新都畢公孟侯以正直忠厚表率西臺海內望  
之以謂大人長德而不知其年始服官政父母  
皆稱具慶也今年春畢公以京兆少尹休沐子  
舍母孫太夫人年八十余讀京兆所著乞言太  
夫人貞順母儀之行與詩書琺瑯之教蓋魯敬  
姜曹大家之倫巫祝頌禱之辭非所以薦於太

夫人也其可稱述者則太夫人母子之間乎太  
夫人博極羣書身在閨閣中能指畫天下大事  
故少保胡襄懋公被逮太夫人尚稚齒夢伏闕  
廷爲少保上疏白寃狀至今猶能省記其語居  
恒教誡諸子必稱引古誼京兆冠柱後惠文巡  
行四方猶廩廩傳勅不絕也嗟乎當嘉靖之季  
年阿附宰執蠶起攻少保者皆列瑣闥而齒牙  
以謂成丈夫者也太夫人一婉弱女子職不出  
組紵紡績之間而爲勞臣憤盈見諸夢寐太夫  
人之巾幗也不賢於世之大冠乎其夢也不愈



於人之視而晝乎京兆奉母師之教忼慨發攄  
楷柱西臺者數年太夫人之夢不啻於其身親  
見之有開必先豈不信哉京兆在西臺距太夫  
人少時幾六十年矣太夫人數省覽封事視嘉  
靖季年事如何京兆自西臺出甫歷星霜臺綱  
國論比年來下上如何太夫人當稱觴上壽與  
京兆家人私語從頌及之亦頗爲停杯歎息否  
也自去年建夷難作舉朝捧手愕眙恨不起少  
保於九京而用之太夫人夢中之語六十年如  
執左券京兆趣駕還朝以太夫人之遠猶入告

我后且以諗於僚友雖欲不著之廊廟也其可  
得乎夫漆室女之嘯魯也與嫠婦之恤周也當  
事者不自憂而又欲禁他人之憂而婦人女子  
出而憂之今固非其時也而有京兆爲之子  
太夫人可以勿憂矣六十年夢中之語可以不  
復省記矣京兆以此稱壽太夫人而太夫人爲  
之歡然引滿則庶乎其可也余固不能爲巫祝  
頌禱之辭也雖然余之爲巫祝頌禱也則豈惟  
太夫人母子間而已哉

林母吳太夫人八十序



萬曆戊午建州夷躡遼東大司馬傳檄徵天下  
兵羽書首及南都南都兵多游閒市兒一旦聞  
調發之令人抱妻子牽衣哭抵死不欲行閩中  
林克武先生守南職方郎申倣軍令以大義激  
勉士卒南都兵旬日而發不後師期先生之教  
也是年秋先生佯來視余余訪職方署中事且  
問訊先生母太夫人佯爲余言先生當溽暑時  
指麾軍書輒至夜分蚊蚋攢面肩髀頽墮如壓  
石猶激昂不少休太夫人屏營却行須先生之  
入酌醴捧冰以相勞苦猶復問邊報警急若何

士卒行役何日其資糧屏屨得庀具否也先生  
之憂國也與太夫人之憂其子也斯已勤矣雖  
然太夫人之憂不獨憂其子也亦以憂國也夫  
遼左一隅受兵禍未必及於南卽及於南有參  
贊諸大臣在責不尚在職方而先生獨引以爲  
憂太夫人又以其子之憂爲憂豈所謂太蚤計  
者歟日者兩彗竝出翼軫氏房之閒光怪燭天  
余數中夜起候吾母數夜起勞余曰吾聞彗帚  
也帚以掃除逆虜子且就枕矣無庸憂也余自  
此踧踖不敢復夜起比聞先生母子閒語心又



奕奕然如無所薄也嗟夫爲人臣子者猶家人也家之有僣從臧獲其憂虞疾未有不同患者也遼左有事而南不得安參贊諸大臣有事而職方不得安職方有事而先生母子舉不得安卽以余之不肖欲以閒居奉母而一意於稷黍稻梁之事亦豈能晏然而酣寢也歟令憂國者胥若先生母子則四郊可以無壘而小人有母亦可以無歎於室矣是尚可謂之太蚤計歟詩有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古之勞人志士悔小明之仕而懷孔邇之恤其一時家人婦子隱憂私語國史採之太師聽之至今猶播之咏歌然則先生母子之閒其亦可以紀述也矣先生往司理吾郡諸博士弟子之有聞者皆召置門下而謙益其首今年太夫人年八十諸弟子咸往爲壽而夫矣序屬余余故略生辰爲壽之嘗辭而述先生母子閒之憂以爲憂國者告焉且爲之祝曰太夫人益健七箸先生謀國當益長余自此一意於稷黍稻梁之事而不復以夜起憂吾母也夫

馬母李太孺人壽序



今天子天啓元年孟春三原馬侍御奉其母李  
太孺人祿養於京師侍御之同年同官方君孩  
未輩胥往爲壽而屬余爲其敘太孺人之生辰  
實九月十八日而諸君以孟春上壽春於今爲  
發生於五嘗爲仁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棟通之  
時也又 天子新改元萬壽無疆實惟其始諸  
君以是月上壽所以象太孺人之德且慶其遭  
也嗟乎太孺人以盛年自誓子啼女嗥家貧如  
洗譬之天桃穠李不獲在和風艷陽之中而雪  
霜雨雹交加回互有顛顛槁落而已豈自意有

今日哉太孺人生七十有八年矣侍御起家襄  
陽令入爲名御史持橐攬轡登車有光孫枝蘭  
茁寵命滋至窮陰沍寒久之變而爲陽春長松  
巨栢冬夏青青而又當和風艷陽之日桃李紛  
披於前芝蘭羅生於下則人亦有不勝歎羨者  
矣所可爲太孺人慶者此也而吾以爲又有大  
焉者當 神宗之末造班行寂寥奏囊嗔咽天  
地閒擎斂搖落淒然如秋旣而兩朝登格鼎成  
相逮以時序言之則所謂日窮於次月窮於紀  
星回於天數將幾終而更始之會也今也冲人



在上俊人盈廷官府晏然無事國家之窮陰沍  
寒亦將變而爲陽春而太孺人以此時奉觴稱  
壽不尤幸歟當 天子改元之日侍御與諸君  
繡衣法冠上殿呼萬歲退而垂魚委佩以朝太  
孺人太孺人顧視堂庑之間與子姓列拜進壽  
者皆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而遙羽鶴鷺者也  
太孺人居恒教誡侍御曰必報國無負 聖主  
諸君稱觴沃洗笑語卒獲太孺人以斯言傳勅  
諸君燕及朋友媚於天子太平之盛事可以被  
管弦而著圖史太孺人之德顧不大歟改元之

月 天十方加元服籍田 雍之政次第修舉  
侍御與諸君奉太孺人之教善事 聖主養老  
乞言仁及草木將于是乎在余從太史氏後紀  
載國家之盛以比於李翱卓異之記如太孺人  
者蓋將不一書而足也姑引其端若此云

吳母程孺人七十序

新安吳母程孺人年十八而嫁二十一而寡誓  
死撫孤凡五十年而春秋七十今年三月爲設  
悅之辰其子長孺排纘其苦節懿行告於四方  
請爲稱壽之文余讀之而歎曰生辰爲壽之詞



非古也是人子之所欲致於其親而宗黨親串  
之所以交相爲頌祝者也若孺人之壽則邦家  
之光海內之吉祥善事而非一家之私慶也其  
爲詞烏可以已乎國家之制節婦自三十以下  
年至五十則旌表其門閭旌之云者勸之之道  
也而恥之之道存焉古之旌門者有烏頭雙闕  
綽楔崇臺白巧赤角之制使見之者可以悛心  
而改行則恥之之說也歐陽公爲五代史載王  
凝妻李氏事以謂聞李氏之風可以愧士之不  
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其恥馮道六臣之

倫可謂至矣恥之爲義大矣臣恥失節於其君  
婦恥失節於其夫士恥失節於其友廉恥之道  
興而天下國家蔑繇亂亡矣故吾謂吳母之節  
宜旌其在今日當閹兒宦孽寡廉鮮恥之世尤  
不可以不旌而旌門之典猶未有聞焉其或未  
講於恥之之道歟雖然孺人之節蓋亦有無待  
於旌者當孺人早寡長孺兄弟俱在縑裹中含  
荼茹蓼百死而一生至於今長孺各成行立諸  
孫嶄然見頭角孺人康強壽考膺受多天之旌  
孺人豈不大哉人之旌孺人也烏頭雙闕已爾



崇臺綽楔已爾天之旌之也以多福以壽考以  
多賢子孫白首高堂優游燕喜譬之如景星慶  
雲長在天地之間夫景星慶雲一見再見天下  
咸以爲吉祥善事而况其長在天地之間乎知  
天所以旌孺人之意則所以爲孺人壽者亦庶  
乎其可矣余舊史官也竊取歐陽公之史法於  
孺人之壽略舉夫勸之恥之之說以爲天下告  
焉而又以旌典之未下激而歸之於天則尤於  
司世教者有厚望也是爲敘

黃母張夫人七十序

給諫萬安黃君公讓抗疏極論權相幾蹈不測  
賴 聖天子保全得薄譴量移至南吏部郎復  
歷清班而其母張夫人年七十先是給諫之父  
太公七十庶嘗張君天如爲之序具道給諫左  
官時太公執手慰勞與其家門子姓之詳海內  
學士大夫皆頌述以爲美談而天如復述給諫  
之意以請於余謀所以爲夫人壽者余之文不  
足以附天如之後明矣而亦有不致誦於  
夫人者蓋給諫以彊直之資事 神聖之主指  
斥權奸摩切忌諱給諫固以爲去親事君爲君



之忠臣不得復爲親之孝子也三疏伏闕嚴旨  
譙訶朝野皆愕眙相告太公處之夷然而夫人  
亦能引大義自安其幸而得全者君也亦天  
也今茲之稱壽也垂魚在前舒鴈行列夫人從  
太公北向祝天子萬年南面而舉給諫之觴  
豈非清朝之休徵而舊都之盛事哉方周之盛  
也其臣有功而見知其詩曰將毋來諗及其衰  
也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詩曰憂我父母四牡  
之不遑也其君知之其臣亦以其君爲可告也  
故其詞比於傷傷而不敢怨北山之不均也其

君既不見知其臣亦不敢以來告自矢也故其  
詞比於怨怨而無所傷傷之與怨其周室盛衰  
之際乎給諫以忠言見知人主將毋來諗不  
告而得所欲君臣父母之閒傷且無之而况於  
怨乎留都爲豐鎬舊京夫人從容就養燕喜稱  
壽潘安仁所謂御版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  
家園者庶幾似之然而太公與夫人俱健飯不  
若潘氏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也諸孫胚胎  
前光冠劔偉然不徒席長筵列稚齒也給事蹇  
蹇匪躬白華潔白不若安仁之失身昏朝以拙



者自命也以此三者爲夫人壽并以獻於太公  
不亦可乎天如曰夫子之言善哉雖然以夫人  
家門子姓之盛傲潘氏之奉母不若稱四牡之  
詩所謂將母來諗者并以誦吾君也稱夫人  
之子比四牡有功之臣稱給諫所遭之時所遇  
之主比於成周之盛世斯可謂善頌善禱已矣  
請善之以爲序

益都任氏壽讌序

崇禎戊寅侍御史益都任君被簡命來按吳  
中故事御史巡行天下州郡一歲還報天子

以君爲能詔復留一年乃以庚辰之秋報命  
而任君之父太公與夫人壽考燕喜適當覽揆  
之辰君以便道過家上壽於是君之屬吏郡守  
陳侯輩推公之意屬余爲祝嘏之詞余嘗讀詩  
至四牡北山二章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四牡之  
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將母其詞蓋未嘗不  
怨北山之詩亦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其怨亦  
未嘗有加於四牡然是二詩者何相去之懸也  
四牡之詩敘曰有功而見知則說矣四牡之怨  
臣子不知也其父母亦不知而人主知而勞之



故以來諗爲說北山之怨人主不知也其大夫亦不知也而臣子獨知之故以獨賢爲刺知與不知之間其說與刺之分乎任君令榆次治行第一天子親擢居西臺又數以知兵爲朝右推轂止識其姓名需次大用可謂見知矣今之歸而稱壽也繡斧在戶轎軒在門太公冠柱後惠文率其婦子北向祝天子萬年豈非有功而說乎四牡之詩次鹿鳴之什也忠臣嘉賓禮樂光華則作歌諗其勞北山之詩次谷風之什也朋友道絕怨亂竝興則不均告其病今之

稱觴上壽陳詩合樂其次於鹿鳴而不次於谷風也亦明矣自今以往君將爲天子經營四方贊助天保采薇之盛治其不遑將父將母也固當比於四牡之臣子太公夫婦慷慨行義能使其鄉人抗詞諭虜保全閭里君雖經營四方其爲將父將母也亦大矣又豈有不舍然者乎六月之詩美吉甫之燕喜受祉來歸飲御而卒之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吉甫以文武征伐張仲以孝友處內宣王以此成中興北伐之業况以孝友之臣而任征伐之事四牡之勞臣卽六



月之共武也其有功而見知知而說也又豈可  
勝道哉今日之燕會君臣父子之義備焉小雅  
之廢興係焉非獨任氏一家之慶而已也陳侯  
曰善哉以四牡之詩爲任公祝又以六月之詩  
爲聖天子祝善頌善禱其爲祝嘏也又何以  
加焉請書之以爲序

用東陸氏壽讌序

甬東陸生符字文虎以文章志節見知於余其  
父及嫡母春秋皆六十後先稱壽文虎自傷其  
不遇無以爲父母光寵且悲其生母之早世也

爲文以請於余累數千言余讀之而歎曰善哉  
斯可以壽其親矣韓退之之稱歐陽詹以謂父  
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  
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退之  
之云蓋爲詹之父母言之也若文虎之父母潔  
身修善教其子爲白華之孝子其所期於文虎  
者殆有異於詹之父母則文虎之以志養志者  
可知已矣而又何欲焉世俗之所謂有子者錦  
衣鞶帶自天賁錫騰譽之章連帳而至佐觴之  
實阜階而陳文虎心艷之以是爲能光寵其親



則夫國老之門上公之廟稱詩獻頌呼千歲而  
祝萬年者其亦可以爲光寵歟因子之淹抑不  
遇而睥睨其親豎兒僮父肆其揚揚奴僕下賤  
咄咄腹誹文虎之所爲黯然傷心也文虎其以  
世之公卿大夫爲賢於僮父奴僕而朝市之間  
爭名爭利者不猶夫揚揚咄咄者歟文虎奉其  
親以潔身修善身爲白華之孝子裋衣博帶奉  
觴嗽詞巍我河嶽之容而鏗鉤金石之奏我知  
爲父母者必相顧而歎曰幸哉有子相與歡然  
舉一觴矣今天下不爲無事以文虎之器資馳

驅皇路不入而離部黨之籍則出而膺師旅之  
事安得如今日者居隱畏約以其盛年暇日侍  
几杖而御板輿乎文虎歌南山之竹笑語卒獲  
退而歌北山歌小明燕喜之餘相與愴然太息  
停觴而輟樂然後益知夫今日之燕會真不可  
易得也矣余喜文虎之能壽其親自傷其僂人  
鮮民而無以與於斯會也作甬東陸氏壽讌序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九

序十二

方太夫人鄭氏八十序

余讀詩至六月之序未嘗不廢書而嘆也當周之盛時鹿鳴四牡之詩作于上而棠棣伐木南陔白華之詩行于下陰陽理萬物遂諸夏強盛而四夷不得以交侵及其衰也反是繇周以來何獨不然然而小雅之廢興其徵見于世者莫著于家人婦子燕饗告語之間則君子得以覽觀焉萬曆庚申西安方孟旋之母鄭太夫人壽



八十孟旋束修厲行壹舉足出言不敢忘太夫人孝子之善養而潔白者莫孟旋若也而又敦篤友誼嚶鳴之說饗春令之急難如懼不及登其堂者莫不有既具既翕終和且平之志焉孟旋官于南爲職方郎南京豐鎬舊都士大夫雍頌燕游寡京雒風塵之慨故孟旋得以餘閒請假爲太夫人稱壽斯又可謂有古者鹿鳴四牡燕勞羣臣之風矣嗟乎小雅之不作也有小明之悔仕而恩禮微有谷風之刺俗而交道乖有北山之怨勞蓼莪之告哀而親養失士大夫翔

回其閒蹙蹙焉如窮狷驚鳥踟躕躑躅之不暇其能有酒醴修滫醡愉以奉其親而燕及朋友乎卽有之爲之親者其又能和樂安燕欣欣然喜而相告乎善哉孟旋之壽太夫人也小雅之作吾有望矣孟旋之爲人忠孝誠信易直子諒官雖在郎署歸然大人長德也其視當世小明谷風之刺興而北山蓼莪之怨未已也陰陽不理萬物不遂諸夏不盛而四夷不戢也夙興夜寐哀樂慮歎不能自解于心斯仁孝之至也天地和順之氣氤氳降興而訢合于孟旋母子之



閒是故今日之燕鼓吹不必鹿鳴籩豆不必棠  
棣醜酒肥羜不必伐木而君臣懷焉朋友洽焉  
家人婦子宜焉小雅之遺猶有存者斯可以觀  
也然則與于方氏之燕稱觴沃洗卒事而退徒  
以爲生辰爲壽之嘗而情無觀感者斯猶在君  
子之後也已孟旋以萬曆丙午與余同舉于南  
京孟旋弟畜余者十五年于此登堂拜母退而  
歌棠棣伐木者宜莫先于余矣然余文不具書  
者以爲小雅之廢興所關于世道甚大謹而書  
之則余二人之交誼固可以包舉也是爲序

姚母文夫人壽序

閭門之吳趨里門矣綽楔崇臺儼然姚節母文  
氏夫人所旌表門閭也登其堂素題樸桷夾窻  
助明樹之眉曰絳趺姚子希孟讀書奉母其中  
者也旌門之明年戊午而夫人始壽姚子將應  
進士舉遲回久之以初度之日壽夫人而後行  
于是姚子之友瞿子純仁何子允泓暨謙益輩  
相率奉觴壽夫人入門主人肅客就西階諸子  
降等而左辟客禮也夫人闖門而見客諸子沃  
洗取爵以獻諸子拜夫人答拜仰而瞻夫人之



容冰清而玉粟灑如也。已而姚子率其子徧拜諸子。姚子拜于前，二子拜于後，行列如舒鴈。濟濟翔翔如也。禮成，諸子揖。錢子曰：「善哉！謙益請稱白華之稱詩以壽古也。」錢子曰：「善哉！謙益請稱白華之詩。夫白華之篇次于南陔，南陔孝子相戒以養，而白華言孝子之潔白也。東氏之補南陔也曰：『馨爾夕，膳潔爾晨，餐而白華之。』三章則曰：『鮮侔晨葩，莫之點辱。』蓋必莫之點辱而後膳斯可以言馨餐，斯可以言潔也。甚矣東氏之善言孝也。姚子績學勵行，負丈夫之節而守處子之貞，可

謂潔白矣。取東氏之詩以名斯堂，咏歌先王之風而晨夕于夫人之側，斯之謂以潔白養矣。雖然，白華之在小雅與由庚諸篇相比，而禮燕飲之有笙歌也。笙既奏，南陔白華華黍而後歌吹相閒，自魚麗由庚以迨于由儀，蓋古者孝道隆，卽時和年豐，陰陽理萬物，遂而君臣燕樂太平。六月之詩序與笙歌之次第固可以互見也。夫說詩者以謂小雅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其係于邦家甚大。然而白華興則小雅之能事舉矣。今天下多故，戎馬生郊，姚子慨然蒙霜雪凌



河冰奉其潔白之身以見于吾君姚子之誦白  
華久矣其亦有小雅之志乎記不云乎居處不  
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泄官不敬非孝也  
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由此言之  
博施備物馴至于斷一樹殺一獸必以其時而  
後白華之所謂潔白者乃全也在姚子勉之而  
已矣夫人聞之憇曰不亦善夫趣觴觴諸子顧  
而命姚子曰行矣

壽楊母侯太孺人六十序

崇禎九年十一月吳郡楊解元維斗之母侯太

孺人春秋六十維斗將偕計吏上公車爲其母  
舉觴上壽然後就道太史徐君孝廉張君鄭君  
輩咸洗爵布幣往與于會而屬余爲稱壽之文  
太孺人莊簡公之婦而端孝先生之配也其在  
母氏則以幼孤育于從兄給諫君其所以爲女  
爲婦爲妻爲母閨門內外具有儀法固未可以  
更僕數而史巫紛若之詞又非所以薦于太孺  
人也經有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維斗辭親  
而事君將自今始太孺人爲女爲婦爲妻之道  
盡矣而爲母之道方顯則所以爲太孺人壽者



其在斯乎予嘗觀漢元延元壽之間災異鋒起一時直言極諫摩切人主者多矣而鮑宣谷未爲最然史稱未諒不足而談有餘專攻上身及後宮而黨于王氏宣後先諫爭少文多實其所言三始之會七亡之阨謂極芻芻之思退入三泉誠亡所恨至今讀之猶欲掩卷流涕也宣之流風及其孫昱至使人主謂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不知其家世何所承藉若此及觀桓少君稱先姑之言則曰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乃知宣實有母其所爲竭忠盡節痛切擊排于三始七亡

之會際無所忌諱蓋其母之遺教而史未及備著之也 今天子神聖中興維斗將執此以往佑助太平不當言漢季衰世之事然四方多故虜寇交訐六符之效未奏而三始之蝕有徵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可不念哉古之賢母所以教戒其子者一也太孺人居恒熟習圖史之訓施于維斗者其不後於鮑氏之母亦已明矣宣嘗言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維斗年未及強仕巋然如大人長



德一旦登朝度中朝所指目大儒骨鯁魁壘之士罕有其比自今以往存亡安危將在于子之身可不勉哉詩不云乎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而與孝友之臣處內此宣王之所以中興也宣後先諫爭勸人主舉賢去佞急徵傅喜何武龔勝之流可與建教化圖安危者宣奉其母之教訓留心於國家之存亡安危者其指要如此 天子方闢門開憲號咷博求維斗以張仲孝友之人抱憂國饑渴之志其將奉太孺人之教以大有爲也如宣衰世之臣豈足

道哉太孺人御長筵列孫子壽觴旣舉戒維斗而遣之諸與維斗厚善者舒鴈行列在子姓之位亦將側耳聳聽與聞其語他日當臚傳之曰此太孺人所以教戒維斗建教化而圖安危者也書之管彤傳之國史不第如鮑氏之母以其婦之口語僅而有傳也以此爲太孺人壽不亦可乎太孺人曰善敬舉君之觴

周忠介公夫人六十序

忠臣義士天地閒之元氣國家之優卹而崇獎之者非爲其私也所以自實其元氣不使之涸



伏而重傷也雖然不獨忠臣義士之身後有運命也亦視國家之福焉有如天命不嘗而景福不再運祚促數禍亂游仍雖有忠臣義士理之無其人而卹之無其候則國家從可知矣故曰視國家之福也三代而下忠臣義士之最多者莫如漢宋漢之李固死十餘年得見存錄其女猶惴惴戒其弟無一言加于梁氏而黨錮諸賢收掠誅徙塗炭于闔寺之手其後以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亦未聞有所褒卹也有宋之黨禁錯互于紹聖元符崇寧之間其中一再牽復繼以

禁錮迨于紹興改元始顧念追復在南宋偏安之時而社稷之灰燼已久矣宋自元祐以後乾坤宇宙如在霧濛晦蒙之中日出而陰雲不駁雨止而轟雷猶殷此所謂大命不嘗而景福不再者也我國家深仁厚澤度越漢宋疾雷迅霆之下亦有畢命致身之徒其甚者莫如二正之季而褒卹之優且亟者亦無如二正之季若天啓寅卯之事則余所身歷也當是時士大夫蹈逆闔之禍幾徧天下而吾郡周忠介公爲最烈當其得禍之時銀鐺錯互牢戶嗔咽沸騰勾懼



曾不可以終日不及三年 聖天子施生侈死  
區明風烈漆書儼星辰綽楔薄雲漢卹典之尤  
異者亦莫如忠介方禍之殷也如驕陽盛夏之  
時雷電發作天地冥晦俄而雲解雨息天清日  
朗支頤伏枕之餘促數如小劫而依稀如昔夢  
豈不快哉忠介卹後之十五年而其夫人年六  
十忠介之墓門祠廟儼然如神明而其子姓蘭  
王森茁高明顯融里之親戚朋舊相與釀錢具  
羊酒往賀而徵余文以爲序夫人于設悅之日  
悼碧血之如新嗟白首之不作固將流涕霑襟

停盃而嘆息也已而觀家門之吉祥思國恩之  
高厚又將炷香執爵北向而百拜也余故略祝  
嘏之嘗詞而稱述國家之深仁厚澤迥異于漢  
宋以佐夫人百年之觴與萬年之頌焉若夫人  
之內行金玉以相莊齋鹽以自勵所以相其夫  
而昌其子者當有劉子政范蔚宗之徒序而傳  
之固無所事于余言也

太倉張氏壽宴序

崇禎丁丑翰林院庶吉士太倉張君天如之母  
金孺人年六十矣是歲十月初度之辰天如偕



其兄弟稽首上壽于是天如之友張君受先與其及門之徒合吳越數十州之士相與鋪筵凡庀羊酒稱觴于孺人之堂下而請余爲介壽之詞余讀詩至六月之序以爲小雅旣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矣然鹿鳴以下二十二詩如伐木之燕朋友南有嘉魚之樂與賢菁菁者莪之樂育材上比于鹿鳴四牡下比于南陔白華而天保以上采薇以下出車杕杜蓼蕭彤弓錯出于篇什之中甚矣詩人之知王道也治古之世朋友輯睦賢材衆多相與講明忠孝之誼以事

其君親四牡之相勞也南陔之相戒也皆朋友之誼也宣王之中興也文武之臣征伐孝友之臣處內故其詩曰文武吉甫又曰張仲孝友夫是以前伐南征車攻吉日復文武之竟土而詩人美之及其衰也讒諂竝進大夫悔仕谷風之棄友蘇公之刺讒與夫蓼莪北山之詩繼正月十月而作四夷交侵而中國微職此之故繇此言之朋友之不交賢材之不育而望小雅之興也其可得哉今天下方全盛 聖天子比隆于文武成康非宣王之可擬天如以命世大儒在



承明著作之庭講道論德離經辨志昌明伐木  
菁莪之誼于斯世于孺人之稱壽也耆艾近前  
俊乂列後魚魚雅雅以獻以酢其爲孝養也大  
矣視東氏之補亡求南陔白華之義于晨餐夕  
膳之間固不可同日而語矣數十年以來持國  
論者以鈞黨禁學爲能事馴至于虜寇交訐國  
執削蹙朝廷之上惟無通人碩儒通經學古修  
先王小雅之政教是以若此善哉天如之壽其  
親也吾有望矣旣醉之歌攸攝也其卒章曰釐  
爾女士從以孫子卷阿之歌矢音也其次章曰  
爾土宇旼章亦孔之厚繇旣醉言之則交友之  
道歸于事親繇卷阿言之則得賢之效章于闕  
國觀于張氏之壽宴有籩豆靜嘉來游來歌之  
思焉斯可以觀感已矣余之爲此言也不獨爲  
孺人祝也以爲本天如壽親之意以修先王之  
政教則旣醉卷阿之什可復矢于今世而小雅  
之廢興可勿道也

何母丘太孺人七十序

崑山何非鳴舉進士令南昌之八年而其母丘  
太孺人春秋七十崇禎十二年七月爲設悅之



辰非鳴之故人與其門弟子胥往稱觴堂下先  
期而來告曰某等之與非鳴游也非鳴方弱冠  
得侍非鳴之尊人元錫先生因以知太孺人之  
賢當是時先生一老逢掖耳非鳴又不得志于  
有司某等閒過非鳴小樓臨軒夾窻助明牀几  
研席秩秩如也客坐未幾殽蔬雜進茶香而酒  
旨客賦既醉主人固留不聽去促席雜坐欲起  
被肘太孺人每供張至旦以爲嘗非鳴跳踉自  
喜如貴游子弟其家之寬然有餘可知也非鳴  
再困春官掌教錫山錫山之弟子員與四方來

學者戶外之屨恒滿太孺人度身量腹以供諸  
生酒食視非鳴爲諸生時則少窘矣非鳴爲令  
數年其家產益落所居小樓鬻以給官徙其家  
于荒江寂寞之鄉某等薄游南昌宿縣署中席  
門葦壁破幃敝几椅敗不可坐則緯蕭縛之太  
孺人篝燈紡織夜分不休晨起手挈菜蔬分授  
子姓臧獲錙銖秤量稍溢則動色訶詈太孺人  
衣敝不紉飯糲不釋左支右吾有今無儲視非  
鳴在廣文學舍其窘彌甚無論爲諸生時也非  
鳴每自傷久宦減父產念太孺人食勤攻苦早



起夜息每愴然太息久之稱觴之日踈踏無所容自恐不得比數于人子某等無以爲非鳴解也敢以請于夫子子曰固也獨不見太孺人之生日南昌之人一家之中仰父俯子戲童耆老有一不爲太孺人祝者乎一邑之中士者于庠農者于野賈者于市負擔者于途緇黃者于寺觀關索者于囹圄有一不爲太孺人祝者乎若此者皆以頌非鳴之廉食其德澤而歸美于太孺人也貪酷之吏人必詛之詛之必及其父母廉平之吏人必祝之祝亦必及其父母故曰祝

有益也詛亦有損詛誠有損則祝之有益焉必也祝者之辭曰百歲千歲出于巫祝之口則人皆笑之若出于億兆人之口曰百歲則百歲也曰千歲則千歲也此信而有徵者也邠人之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甚矣邠人之善祝也周公陳之夫子存之以爲風雅頌備焉豈猶夫巫祝之聒耳哉繇此言之太孺人之爲壽也大矣非鳴之祝太孺人也亦已多矣太孺人饗邦人之朋酒以是爲子孫長筵聽輿人之歌誦以是爲金石鐘鼓固將听然引滿舉萬年



之物齋集三十九  
之觴非鳴又何所不憚而諸子之登堂獻壽也  
亦何患乎無詞也哉諸子曰善哉夫子之言請  
書之以爲序且以徵于國史使後之傳母師廉  
吏者有攷焉

松陵張氏壽燕序

松陵張異度以丁丑歲壽七十其配徐孺人少  
異度一歲今年五月其設悅之辰也先是異度  
之壽也念予在請室中不忍合樂燕會命其子  
孫引謝賓客客多不成享而退至是則里之士  
友爲孺人稱壽者相率詣余乞言以當祝嘏之

詞而予其可以已乎孺人生于高門歸于儒素  
有手挽鹿車之勤有交儆雞鳴之誼用能相其  
夫子攻苦食淡茂著令德以娠育其子孫詩所  
謂令妻壽母孺人有焉今茲之稱壽闔門負墻  
洗爵而獻酬者非鄉之壽耆則國之秀民也穀  
不過豆肉酒不過三爵少長忻忻揖讓卒事斯  
可以爲儒雅之會矣異度所居泌園名士陳惟  
寅之綠水園也其後陳簡討嗣初亦居焉嗣初  
負甕出汲跪以進母御史從籬下窺之馳奏旌  
其母子故老至今能道之今異度與孺人衡泌



樂饑不應徵召而其子若孫懷文抱質有陳五  
經父子之風三百年來吳中高門鼎貴與煙雲  
變滅者多矣登斯堂也名園之水木猶故籬落  
之步屨宛然陳氏張氏孝友文章風流相接此  
鄉邦之美談而吳趨之盛事也以人世之顯融  
赫奕進于異度夫婦之前猶春風之過耳也徵  
斯園之故事道先正之遺風用以佐百年之觴  
庶爲之听然而一笑乎里之士友與于張氏之  
壽讌卒飲而退者莫不百爾相戒有自古在昔  
敬身修行之思焉斯不獨一家之慶其亦可以  
歡感也已予旣解網生還見里人之壽感異度  
爲我却賀之意欣慨交集而又以屏居墓田未  
能命百里之權從諸君子讌會之末也爲序其  
言以詒之

涂母王夫人五十序

神宗之末年權奸錯互黨論昌披漳浦涂通政  
振任在郎署中獨身抗其鋒危言素節白首不  
少變而通政之子太學生仲吉當 聖主震怒  
詔獄危急抗疏以救清直之臣抵冒萬死僅而  
得釋遣戍辰陽道經吳門以予爲通政之故人



也契闊相存揮淚道故已而曰仲吉之母今年五十矣仲吉萬里荷戈不能追隨稚齒稱一觴于堂下徼惠于夫子得一言以爲壽庶可以解慈顏而慰游子乎嗟乎通政觸黨論遭奄禍先後立朝不滿百日所僅免者銀鐺考死耳而周中丞之禍閭閻險阻相與共之夫人偕一老嫗劔中丞幼子匿海上窺戶者無停履惴惴如也仲吉之北游也戒之曰無盡言無府禍仲吉詔獄報至家人號哭相告夫人怡然曰兒之行也我故知之兒能以此死不愧其父足矣夫人之

相夫教子 引大義如此昔陽城爲司業出拜道州太學生何蕃等叫閹籲天朝廷不聽其後朱泚之亂正色叱六館諸生舉不至從叛今官詹之獄不但如陽城之出牧蕃無罪而仲吉以此得禍歐陽詹之所謂仁勇人者仲吉奚愧焉蕃之在六館閹親之老揖諸生歸養諸生至閉蕃空舍中仲吉出游太學負笈而出赭衣而歸違親之養投荒于五溪胡服之地其于蕃何如也古之賢母教誡其子也介母之以偕隱爲無憾也固而近于懟范母之以齊名爲不恨也節



而近于俠夫人之出而戒其子也得禍而怡然也其意豁如其言藹如也稱壽之日感聖主之仁明思國恩之浩蕩炷香稽首以頌萬年豈以壯子不在側而顧語侍婢有刺刺不能舍然者與仲吉之不媿于何蕃也其爲蕃之歸養亦已多矣而又奚憾焉蕃之仁勇歐陽詹稱之韓退之爲之立傳然後蕃之名始立余之文不足以繼退之又不得爲仲吉立傳然蕃雖有父母無可稱述而通政夫婦大節焯焯國史彤史胥于予言有徵焉則又退之所未及也

潘母湯節婦序

渤海張任甫來告我曰新安潘生令範母湯氏年六十矣湯之歸于潘也三年而生令範又三年而寡自誓立孤三十有七年而旌門之典不舉有司之過也願吾子賜之言將以爲徵予讀歐陽公五代史記載王凝妻李氏事于其所以論禮義廉恥愧五代之爲人臣者未嘗不掩卷三嘆焉而又以謂尤莫甚于宋靖康之難宋之公卿大夫朝金夕楚媚戎虜而讎君國者其滅絕四維蓋古今所未有也夫天下之所謂崇高



富貴莫先于公卿大夫而其所賤簡莫甚于僕妾一旦有事背主賣國者必公卿大夫而僕妾之流感槩立節者時有然則公卿大夫固不足重而僕妾亦未易輕也然而匹夫庶婦不幸而當風教凌夷之日捐軀斷臂道路環聚爲之彈指泣下而或不得以自達于有司終身滅沒者有矣夫匹夫庶婦之節滅沒如鴻毛而背主賣國者乃接跡于世相勸而爲之此豈可視爲細故與潘故新安甲族于今爲庶潘生之母又爲之側室然感槩立節如此世有歐陽公其必有

取于此矣今也所司不上聞宗伯不下詢烏頭綽楔之建未有聞焉豈風教休明固所謂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者而旌典不能遍與抑今之公卿大夫皆被服節義無若五代宋之爲臣者而無庸旌是以愧之與誠若是則潘母之節雖終滅沒不聞余固無憾焉耳矣不然匹夫庶婦之節不表于盛世有司之過終未可以免也余故因任甫之請而序之以徵焉且以有望焉爾

毛母戈孺人六十序

毛生子晉之母戈孺人年六十矣誕辰在今年



孟秋而稱慶以履端之月子晉之父以孝弟力  
田稱爲鄉老而孺人以勤儉佐之廣延名人碩  
儒縱其子游學以成其名稱觴之日親知賓從  
雜遝致辭咸相與頌孺人之壽豈而祝子晉他  
日之顯融高明以受福於其母爲未可量也予  
讀七月之詩說詩者以謂一篇之中具有風雅  
頌而其詩曰十月獲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十  
月滌場朋酒斯饗先王之世教化行而風俗美  
人知有力田養老而已豳雅之興小雅之所以  
作也始于南陔白華而達于由庚由儀七月之

詩雅頌之所以兼舉也治古旣遠士大夫騫于  
聲華富貴以求娛說其親如潘安仁閒居賦之  
所稱者於稽其世蓋有不勝慨嘆者矣孺人夫  
婦以孝弟力田起家其於所謂食鬱剝棗築圃  
滌場之事皆躬親爲之以率先其家人而子晉  
之所以壽其親雖盡志盡物亦不失其素風如  
所謂獲稻釀酒以助養老者毛氏傳曰春酒凍  
醪也疏以謂卽三酒之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  
夏而成者也時和年豐禾稼旣納冬釀凍醪田  
家作苦在在有之子晉以此獻于其親慈顏懌



和賓朋燕喜不已足乎輕軒之扶御長筵之羅  
列如潘氏之所誇詡者殆不足當其一盼已矣  
而又何述焉子晉有志于學古之道者又少而  
授毛氏詩予故爲之頌幽雅使之自致于小雅  
詩人之義而知夫世之以顯融福祉相頌祝者  
爲不足道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九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

序十三

昨非菴日纂三集序

古之君子能相天下謀王體而斷國論者其所  
以修德居業朝夕交戒未嘗不原本于學漢唐  
以來權臣倖子誤軍國而禍身家前車後轍相  
望而不知戒其昏瞽潰敗未有不繇于不學者  
也古之言那詩者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  
民故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  
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



百姓言相天下者之不可以不學也相天下者猶醫師也上醫醫國以康濟一世爲能事而自顧一身陰淫蠱惑狂易喪志我躬之不閱而何以理天下六經語孟之書猶醫經之靈樞本草也史傳之所紀載是非失得淑慝善敗猶秦越人之難經叔和之脉經忠州之集驗方也有一病必有一方人之新病日增而古方固已犁然具備在善取之而已矣古之善醫國者吾得兩人焉子文之相楚也朝不及夕楚成王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修子文孔明之相蜀也曰身死

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古之君子居大位享令名制謹其節度裁減其嗜好約身量腹而不少假易者何也以爲天地之美不可盡盡則造物憎之生民之利不可專專則陰陽患之國家之寵利不可冒人主之知遇不可負冒且負則祖宗殛之鬼神誅之故曰吾非惡利而逃之以逃死也人禍莫重于蘊利而天道莫甚于惡盈吾于此得古方二焉鄒長倩之戒公孫弘也贈以撲滿曰器以畜錢滿則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蓋寬饒



之規許伯也視屋而嘆曰富貴無嘗忽則易人  
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師長倩之言火齊堆盤胡  
椒累屋者愧矣師寬饒之言遂取武庫先輸上  
第者誣矣鼎可以無折餽可以無覆負乘可以  
無寇至而器可以無盜奪矣嗚呼盧醫不自醫  
扁鵲倉公之不免于刑僂也豈不可以爲儆戒  
哉大中丞閩中鄭公登第服官朝齋暮鹽秋螢  
冬雪丹鉛吾伊矻矻然如老儒生著昨非菴日  
纂三集本天咫則民彝參神達極物變其要以  
裊躬矯志磨鈍勵俗歸本于仁義道德醇如也

公生平公忠清正勤勞廉辨旬宣保釐茂著聲  
蹟蓋所謂上醫醫國者是書則公之難經脉經  
與其驗方也公之爲人可以相天下而爲是書  
則可以教天下之爲相者夫爲書而可以教天  
下之爲相者斯其爲醫國也遠矣公豈非百世  
之師也哉崇禎癸未中秋吉日序

時子求期思集序

辛巳二月子求在固始作詩五百餘言敘述中  
原寇盜殺掠流亡之慘酷而勉故鄉以綢繆桑  
土之義題曰寄江南行余讀而歎之曰此元次



山之春陵行也自慙非杜子美不能隱凡屬和  
發揮其微婉頓挫之指酒闌燈施長吟雜誦所  
謂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而已既而子求考  
最赴闕 天子親召對稱旨首擢爲兵科給事  
中逆奴入犯卽命巡視真定城守奴退督漕江  
西便道歸里而以期思集屬余序之子美之覽  
次山詩也以爲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  
數公落落然叅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  
少安可待矣子求則已司諫議掌封駁出入赤  
墀青瑣之間天下邦伯之不得人萬物之不吐

氣子求之責也豈猶夫次山以典郡爲事守刺  
促於徵歛符牒之間者乎子求思今天下治亂  
孰與唐之大曆次山之論刺史曰若無武略以  
制暴亂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  
下若不亨通以救時須亂將作矣宜精選精擇  
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貨賄出之權  
門也次山一刺史謝上能極論天下民窮吏惡  
譏切權門子求今日所以獻替 明主其道安  
出古者孟春之月行人以木鐸徇路采詩以獻  
之太師以聞於天子子求之行也其亦有采詩



之志焉誠欲采詩以獻則必將以寄江南之什  
爲卷軸之首斯固次山子美所爲呻吟歎息而  
不獲獻其危苦之詞者也有春陵之詩而被國  
風之採 聖天子陳而用之邦伯得人萬物吐  
氣盜賊滅息而天下又安此詩之爲用顧不大  
歟次山詩曰思欲委符節引身自刺船將家就  
魚菱窮老江湖邊子求行矣余窮老江湖無符  
節可委輟耕刺船俟子求之嘉命於魚菱之間  
當更爲之序以張之崇禎十六年中元日序

石田詩鈔序

石田先生詩集凡十餘本余與孟陽居耦耕堂  
互爲評定差擇其尤佳者若干卷石田之詩才  
情風發天真熳爛抒寫性情牢籠物態少壯模  
倣唐人閒擬長吉分判比度守而未化晚而出  
入於少陵香山眉山劔南之間踔厲頓挫沈鬱  
蒼老文章之老境盡而作者之能事畢其或公  
襲宋元沈浸理學典而近腐質而近俚則斷爛  
朝報與村夫子兔園冊亦時所不免茲鈔固已  
盡汰之矣稼軒苦愛石翁畫一縑片紙搜訪不  
遺餘力名其齋曰耕石遂刻詩鈔藏之齋中并



彙其古文若干篇及余所輯事略附焉刻成屬  
余序之石田之集李文正吳文定兩先生敘之  
詳矣余可以無贅也竊惟石田生于天順長於  
成弘老于正德初當國家昌明敦龐重熙累洽  
之世其高曾祖父爲文士爲隱君子旣富方穀  
涵養百年而石田乃含章挺生其產則中吳文  
物土風清嘉之地其居則相城有水有竹菰蘆  
蝦菜之鄉其所事則宗臣元老周文襄王端毅  
之倫其師友則偉望碩儒東原完菴欽謨原博  
明古之屬其風流弘長則文人名士伯虎昌國

徵明之徒有三吳西浙新安佳山水以供其游  
覽有圖書子史充棟溢杼以資其誦讀有金石  
彝鼎法書名畫以博其見聞有春花秋月名香  
佳茗以陶寫其神情煙雲月露鶯花魚鳥攬結  
吞吐於毫素行墨之間聲而爲詩歌繪而爲圖  
畫經營揮灑匠心獨妙其高情遠性和風雅韻  
使天下士大夫望而就之者一以爲靈山異人  
不可梯接一以爲景星卿雲咸可目覩式其屋  
廬以爲柴桑之三徑候其至止以爲雒陽之小  
車人亦有言太和在成周宇宙閒而先生獨當



其盛顧不休與文定序石田之詩擬于唐之陸魯望魯望當唐之末造爲盧攜李蔚所薦辟未就而卒比於皮襲美蓋懂而得免視石田生本朝全盛之時稱大隱躋大耋者何可同日語哉讀兩公之詩而論其世不能不爲魯望惜亦不能不爲石田幸也攬筆而爲之序回翔卷帙閒蓋不勝其愾嘆云爾崇禎甲申春月虞山錢謙益謹序

歸文休七十序

余與嘉定李長蘅游因以交長蘅之友新安程

孟陽崑山歸文休三人者皆強學好古能詩文善畫跌宕世俗擺落榮利其與余交久而彌篤蓋所謂素交者也崇禎十六年文休年七十以除夜爲縣弧之旦其子繼登莊將具椒盤歲酒遍召親知歡飲上壽而請余爲讌序文休爲太僕熙甫先生之冢孫風流儒雅稱其家兒墨兵筆陣可以橫埽千人而屢不得志于有司作爲歌詩淡蕩頓挫倚弦度曲曼聲長歌歌罷酒闌意不自聊則放筆爲風枝雪篠以伸寫其激颺結轆槎枒突兀之致簞瓢屢空凝塵蔽榻其自



守泊如也晚而諸子皆有俊才能世其家學則  
相與發太僕之文章端拜雜誦求其所以不愧  
于古人者以余之固陋謂其知以辦香事太僕  
遣其子就而問焉于是太僕之流風遺書粲然  
于斯世矣余讀太僕集中有壽其鄉老儒張子  
之文蓋爲其諸弟子作者其言以爲往至京師  
見有衣王帶乘白馬黃金絡馬前後呵擁者儼  
然子之先生爲之歎息今其人不知安在吾又  
安能舍子之先生而羨彼爲哉當文休爲諸生  
祭酒聲光籍甚吳中輟材少年有欲希望其咳

吐而不可得者無何而其人登上第操化權爲  
鉅公國老矣無何而東山再起爲天子之師  
臣稱伊周頌功德者遍朝野矣當此之時文休  
之自視于斯人何如又無何而冰山頽台宿圻  
襍被就道銀鐺急徵指厓州之圖爲登仙望槃  
水之賜爲加禮當此之時斯人之自視于文休  
又何如也稱壽之日與親知引滿劇談追思太  
僕之云不能舍子之先生而羨彼者能不爲之  
停觴一笑乎且吾所與游三人者長蘅絕哭宿  
草孟陽歸老故鄉獨余與文休相去百里落落



如晨星之配月余衰遲屏廢與文休共一老書  
生耳天下方多故相與抱遺經養殘生優游于  
荒江寂寞之濱歲時多暇扁舟過從契闊談讌  
賦詩道故此亦吾黨之美譚人世之善事也吾  
所以爲文休壽者如是而已若夫生辰爲壽之  
詞太僕所謂橫目二足之徒皆可爲者二子學  
古之道固將吐而弃之而余豈以是爲文休誦  
之乎

曹母陳孺人七十序

嘉興曹母陳孺人者故宮詹子孟嘗陳公之女端

州別駕曹公之配而陳子悵悃恂恪之母也孺  
人今年壽七十季冬望日爲設悅之辰其叔子  
恂字子木以壬午舉賢書癸未秋試南宮不第  
歸爲孺人稱百年之觴偕其昆弟請稱壽之詞  
于余余嘗聞孟子之言矣論事曰事親爲大論  
守則曰守身爲大會子孟子之師而受孝經于  
夫子者也蓋嘗輕齊楚之祿終身不仕而其教  
門弟子則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其  
奉父母之身全而歸之若此之重且難也子言  
之曰含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然則聖賢之



所謂孝者可知已矣潘安仁之賦閒居也以爲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何能違膝下色養屑屑從斗筭之役其所叙述版輿輕軒班白稚齒賦家至今以爲美談而安仁則固非庸庸佼佼有才無行者也一失身于孫秀廁二十四友之目白首同歸陷于大僂士君子急于功名濃于仕進立身一不慎虧體辱親生平之修名內美舉不足以自拔唐之柳子厚劉夢得亦猶是也小雅之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有白華之潔白而南陔之養其親樂而安

之有終身之養而無一朝之患斯之謂守身斯之謂養志雖崇伯子之顧養也亦若是則已矣宮詹無子孺人以弱女爲男使宮詹幸中郎之有女忘伯道之無兒至于今諸子猶沿外家之姓不忍遽改也服宮詹之教訓具著儀法居平以名節道義教誡子木昆弟重規疊矩蔚爲碩儒守身事親之道不愧于白華之孝子久矣子木頃自長安歸觀冰山之乍渙瞻玉燭之方新閱歷世變盱衡時事太夫人稱壽之餘從容顧問杯酒之間如麻姑見蓬萊水淺海中行復揚



塵也能不爲之停觴歎息乎小雅谷風之什無  
將大車與小明相次而其序曰無將大車大夫  
悔將小人也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曰嗟爾  
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  
式穀以女鄭氏以爲嗟爾君子謂其友未仕者  
也明君用善人則必用女神明若祐而聽之不  
汲汲求仕之辭也今天下非悔仕之時而士大  
夫惕惕然有悔將小人之慮子木昆弟小明之  
所謂未仕者也故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又曰  
胡不相畏不敬于天子木昆弟進而獻壽于孺  
人歌南陔白華退而咏無將小明之章以相勗  
也孺人聞之必將听然燕喜壽觴舉而慈顏和  
天下之能壽其親者其有如此者乎子木昆弟  
從游于余學古之道者也余故舉聖賢小雅守  
身事親之道以告之生辰爲壽之嘗詞置不復  
道云

寶應李侯壽燕序

招遠李侯舉進士爲寶應宰朞年而政成於是  
江都令闕侯兼攝江都篆臺使者以江都附郭  
雄緊請移侯于江都而寶應之士民皇皇乎惟



恐其失之也侯始至之日奉其母夫人以俱至是則就養于江都六月之某日爲侯之誕辰寶應之人相宰具羊酒舟車百里相屬于道爲侯稱賀而因以上壽于太夫人年家子李生黼臣屬余爲祝嘏之辭侯之父憲副公兄弟同舉南宮皆以道德方聞于時侯積習名教母夫人身爲母師以七箸課平反故侯之治邑廉辨慈惠人以爲衆人之母而尤推本于太夫人之內教咏歌而頌祝之固其宜也詩不云乎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又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古之君子爲民父母憂喜相關而燕饗相報上下之間如此其驩然也今之世吏虐使其民民疾視其上賦役重煩徵發促數慮歎嘖呻自上而下感感然如不終日安所得餘生暇日而修公堂燕喜之樂耶李侯之得此于今日也斯已難矣居今之世而公堂之上觥籌交錯笑語卒獲彬彬然有朋酒羔羊之風斯其爲世道之慶亦可書也已唐上元三年楚州刺史崔侁獻定國寶玉十三枚云楚州寺尼真如恍惚上昇天帝授以十三寶曰中



國有災宜以第二寶鎮之遂改元寶應國家方  
全盛非有唐中葉之比而戎羯之禍駸駸近于  
安史侯爲令在上元獲寶之地所以爲 聖主  
獻者視崔旂云何傳曰得賢爲寶上元之鎮國  
者以第二寶殆不如今日之有第一寶也太夫  
人母師之教自一邑及天下上帝臨汝萬壽無  
疆又豈楚州尼之恍惚見帝者可同日而語耶  
李生以吾言將之可以侑一觴矣

吳白雪遺集引

萬曆中竟陵吳白雪爲吳興守掘地得石于郡

齋茂樹下爲元豐時物鐫王筍二字最奇古退  
公之暇摩娑竟日去官無長物攜之以行吳興  
至今稱風流太守有杜牧之蘇子瞻之餘韻其  
後婁迂備兵佐寧夏軍用胡僧招降銀定出平  
虜塞登撫夷臺虜羅拜帳下進名馬數千蹄命  
畫工作銀定歸欵圖爲詩記之杜牧之好論兵  
注孫武書自謂因而用之如盤中走丸而不得  
一試以死吳公視牧之可以雄矣余最愛吳興  
山水嘗與范東生程孟陽再泛夾山漾詠歐陽  
公吳興水晶宮樓閣在寒鑑之句倚擢扣舷徘



徊不忍別今讀白雪遺集吳興山水輕清寒碧  
恍忽在卷帙中楚人之文以豪放跌宕爲主而  
吳公獨不然豈文章山水故有宿緣吳公之風  
流故當與牧之子瞻長留于峴山雲水間而斯  
文爲之魄兆耶公之子孝廉旣閑訪余山中奉  
其遺文乞敘爲書其篇首如此

陸鯤庭文集引

武林陸鯤庭進士公襲家學昆弟競爽鸞停鵠  
峙掉鞅文場鯤庭先舉南宮遂得肆力于文章  
後先數萬言縱橫下上舉世作者未能或之先

也本朝泐中人才莫先于于庭益王伯安已已  
北狩則廷益柱定遷之議威武南巡則伯安建  
廓清之烈兩公之文具在大抵明白正大光明  
俊偉如三光之燭幽如五穀之療饑何嘗如後  
之人尋行數墨祭獺點鬼以剽賊鬪儷爲能事  
哉鯤庭之文取材博抒意遠籌策安危激勸忠  
義其光熊熊然其文或或然蓋有意爲庭益伯  
安之文而非近代之文也頃者奴寇交訐南北  
閒阻士大夫相向輒攢眉接手有無人之歎夫  
所謂士大夫者皆國家之人也平居持利祿養



聲勢豈不項背相望一旦緩急則曰無人不知  
其自視鬚眉面目果何等耶廷益伯安亦猶人  
耳果有四目兩口三頭八臂耶鯤庭知廷益伯  
安之文則當爲廷益伯安之人敵王愾而雪國  
恤橫豎側出自附于兩公之後吾深有望焉鯤  
庭祥琴不遠將出而謀國余爲敘其文以勉之  
庶幾鄒長倩之所以遺公孫次卿者若繞朝之  
贈士會曰子無謂秦無人則非余之所敢也

南征吟小引

睢陽袁伯應以名臣之子牽絲郎署負文武大

略博雅好古散華落藻輜軒問俗戎車出塞山  
水登臨友朋談燕攬採風物伸寫情性所至必  
有詩而其詩高華鴻苑蒼老沈鬱亦與境而俱  
變當其督餉遼左歷覽關塞指顧毳幕籌策表  
餌欲以尺組繫單于故其詩縱橫頓挫若田僧  
超臨陣作壯士歌使人有車馳馬驟投石橫草  
之思已而休沐里居扞禦孤城措拄強寇主憂  
臣辱以四郊多壘爲恥故其詩淒清悄厲若劉  
越石登樓長嘯使人有雲深月近裹創飲血之  
恐至其權關南國登車奉使江南佳麗之地風



聲文物與其才情互相映帶而羽書之旁午民  
力之凋敝持籌高目又遊逼于胸中故其爲詩  
曲而中婉而多風古人感懷諷諭纏綿惻愴之  
致往往交驚雜作語曰登高能賦可爲大夫其  
伯應之謂乎權政告竣頌聲塞途關中警急棄  
鉞者急需戡定之才君且奉簡書驅車以往則  
其詩當益雄昔杜子美天寶入蜀思秦中之盛  
而痛其陷沒秋興諸篇至今令人流涕今長安  
關河四塞自古帝王之州一旦爲螿賊殘破伯  
應之憂憤視子美又何如韓退之從裴晉公蔡  
州歸師次潼關有日出潼關四面開相公親破  
蔡州迴之句古人文士咸爲吐氣上方臨遣  
授鉞如晉公故事伯應其將有雄篇麗句繼退  
之而作乎余將泚筆以和焉

純師集序

太末余子式如矯志學古採緝古人之文自東  
周至南宋凡十二卷其撰集之法取衷于西山  
疊山迂齋三君子以考鏡古今政治興亡得失  
崇獎忠孝激勸志義爲指要而風雲月露留連  
光景之作皆不與焉夫文章者天地之元氣也



忠臣志士之文章與日月爭光與天地俱磨滅  
然其出也往往在陽九百六淪亡顛覆之時宇  
宙偏沴之運與人心憤盈之氣相與軋磨薄射  
而忠臣志士之文章出焉有戰國之亂則有屈  
原之楚詞有三國之亂則有諸葛武侯之出師  
表有南北宋金元之亂則有李伯紀之奏議文  
履善之指南集忠臣志士之氣日昌文章之流  
傳者使小夫婦孺俳優走卒皆爲之徘徊吟咀  
歎歎感泣而夷考其時君父爲何人天下國家  
之事爲何如嗚呼尚忍言之哉詩不云乎有卷

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又不云乎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  
朝陽序曰召康公戒成王言求賢用吉士也假  
樂曰嘉洞酌卷阿曰戒過此而民勞板蕩之什  
作矣此亦余子之所以撫卷而三嘆者也

孫子長詩引

本朝吳中之詩一盛於高楊再盛於沈唐士多  
翕清煦鮮得山川鉤綿秀絕之氣然往往好隨  
俗尚同不能踔厲特出亦土風使然也徐昌穀  
江左之逸才也一見李獻吉陽浮慕之幾欲北



面至今爲諸僉口實皇甫子循歌詩婉麗晚年  
盛稱嘉靖七子非中心好之屈折於其聲光氣  
燄耳邇來吳聲不競南辱於楚蒼蠅之聲發於  
蚯蚓之竅比屋而是求所謂長江廣流綿綿徐  
游者未之有也夫聲音之道與元氣變化木客  
之清吟幽獨之隱壁非不幽清淒愴也向令被  
之弦歌奏之於通都大邑令子野季札之倫側  
耳而聽之其以爲何如哉里中孫子長刻其詩  
數百篇名雪屋集合咀宮商組唐緯宋緣情匠  
意而不屑爲今日之吳聲可謂踔厲特出者也

昔吾吳吳文定公爲舉子時已有詞賦名天下  
玉堂之詩流傳館閣李文正以爲美譚子長之  
年少於文定其詩篇流傳尤蚤余老且廢不能  
爲子長長價姑引其端以告於世之爲文正者

### 馮已蒼詩序

吾黨馮生已蒼早謝舉子業枕經藉史肆志千  
古其爲學尤專于詩其治詩尤長於搜討遺佚  
編削譌繆一言之錯互一字之異同必進而抉  
其遯隱辨其根核當其朽編斷簡紛披狼藉魯  
魚點定青丹勾抹夢夢然若未視也俛俛然若



有求而弗得也已而疑滯通膠午釋忽然而睡  
煥然而興若逐寇者之得首虜也若案盜者之  
獲贓證也蓋本朝之論詩所推專門肉譜無如  
楊用修已蒼獨能抉擿其蹊駁曰此僞撰也曰  
此假託也鑿鑿乎有所援据而疏通證明其所  
以然雖用修復起不能自解免也若近世之詩  
歸錯解別字一一舉正賓筵客座辨論鋒起援  
古證今矯尾厲角自以爲馮氏一家之學論者  
無以難也已蒼顧不鄙余而以其詩卷請敘孟  
子不云乎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又

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余以爲此學  
詩之法也杼山之言曰取由我衷得若神表文  
外之旨但見情性不覩文字嚴羽卿以禪喻詩  
歸之妙悟此非所謂自得者乎說約者乎深造  
也詳說也則登山之蹊渡水之筏也讀書破萬  
卷下筆如有神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  
女師得之者妙無二門失之者邈若千里此下  
學之徑術妙悟之指歸也荀卿曰誦數以貫之  
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  
之以是學詩也其幾矣乎已蒼之詩行世必有



讀其詩而知其學者於以箴砭俗學流別風雅  
其必有取于此矣余之爲序非以張已蒼亦以  
爲學詩者告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



卷之四